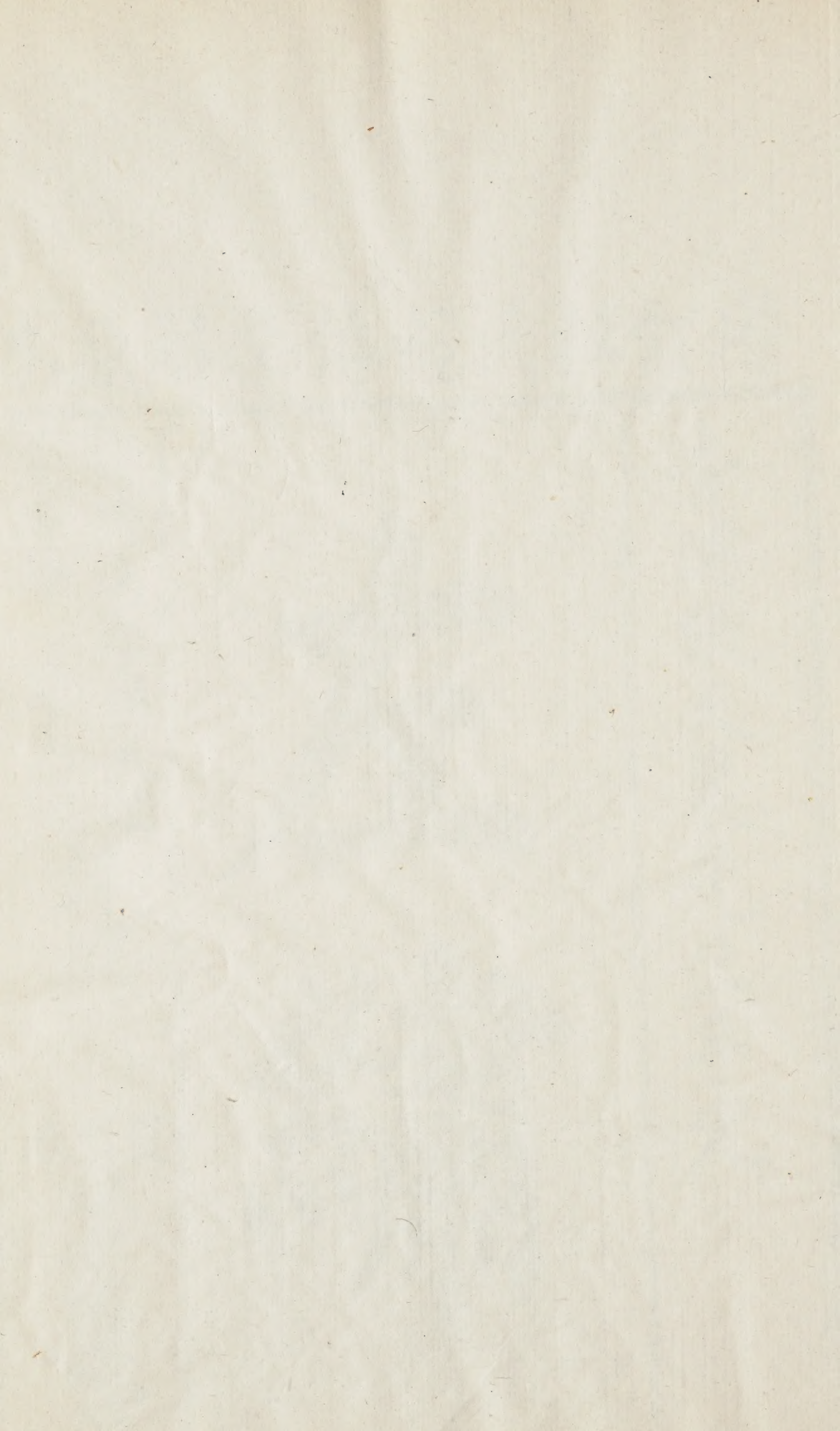




增訂杜氏經傳集解原本

青浦張天農先生手定

左繡

錢塘馮李驊天閑
定海陸　浩大瀛　評輯

雙門底　瑞雲樓藏板


增訂杜氏箋傳集解原本
錢塘　浩大瀛
錢塘馮李驊天閑
合評輯
京門叟
嵩雲樓藏板
左繡
青浦張天象參先生手定

左繡序

左氏文章也非經傳也文則論其文傳則繹其義不易之規也昌黎韓氏曰春秋謹嚴左氏浮夸誠哉斯言乎春秋主常而左氏好怪春秋崇德而左氏尚力

春秋明治而左氏喜亂春秋言人而左氏稱神舉聖人之所必不語者而津津道之有餘甘焉然則春秋之旨其與幾何矣近莊列詭譎之風啓戰國縱橫之習大率定哀以後有絕世雄才不逞所

志借題抒寫以發其輪囷離奇之概云耳故曰文章也非經傳也雖然當時二百四十二年列邦事蹟盡爲秦燼後之人欲通春秋之義必觀其斷欲觀其斷必檢其案公穀風調的係漢儒國語冗

而散實不類左氏手筆則是彷彿萬一者猶賴此篇之存雖有學如胡氏識如胡氏議論精詳如胡氏其能舍是以爲案哉且居今日而挾爲兔園冊者尤有故自有明以來四百年以四子書取士

孔孟同時事實莫詳此書是昔爲春秋
一經之傳者今且爲語孟四書之傳也
援引驅策幾不可斯須置而謂是能已
乎余自幼就傅卒業經籍塾師即以此
授初疑其不合於經然其文雄深雅健

變幻高華嗜而成癖者何啻當陽獨恨當陽以後訓詁無慮數十百家要無能統括全書指其精神脉絡以見作者之才以盡行文之態居恒循誦有志丹鉛通籍後鹿鹿使車未遑也乃有馮生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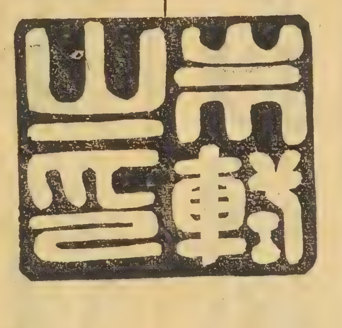
閑偕其友陸生大瀛呈其所輯左繡一
冊披覽之餘甚愜人意蓋文章一道本
有天然之節族有自然之呼應不能文
者有意揣摹而常離能文者本非擬議
而自合忽忽則不知按之則盡出左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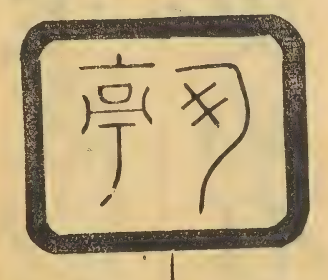
之爲文豈預設一成格哉而後先互應疎密得宜有不期然而然者是誠文之至也然則左繡之論文亦論文之至也學者得此而讀之自不至買櫝而還其珠亦不至以辭而害其志矣抑余又有

爲生告者學人不朽事業得志則在經濟不得志則在著述以生之渺思微會田論文而進之以談經更必有卓犖不羣之識也此猶其嚆矢也夫

時

康熙五十九年庚子孟冬年家侍生朱
軾書於浙署之自修齋





杜氏經傳集解原序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别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旣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眞僞而志其典禮上以遵

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則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修之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爲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身爲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

舊章仲尼從而修之以成一經之近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
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
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
史所不書卽以爲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
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故
發傳之體有三而爲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起
義在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二曰
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
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辟璧假許田之類是
也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

侯獻捷之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若如所論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答曰春秋雖以一字爲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爲六十四也固當依傳以爲斷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進不成爲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膚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預今所以爲異專修丘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總

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二傳而去異端蓋丘明之志也其
有疑錯則備論而闕之以俟後賢然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
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末有潁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
家故特舉劉賈許潁之違以見同異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
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
第歷數相與爲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
曰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或曰春秋
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爲仲尼自衛反魯脩春秋立
素王丘明爲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危行言孫以辟
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丘

卒敢問所安荅曰異乎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爲感也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爲終也曰然則春秋何始於魯隱公荅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隱公能弘宣祖業光啓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隊是故因其歷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垂法將來所書之王卽平王也所用之歷卽周正也所稱之公卽魯隱也

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此其義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章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辟患非所聞也子路欲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先儒以為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數故余以為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為得其實至于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

南人學問牖中窺日北人看書顯處視月支公平孫褚之爭云爾劉氏以謂學廣難周難周識闇迺似顯處視月學寡易覈易覈智明迺似牖中窺日是二說者愚皆否否看書學問性靈攸寄奚分南北視月窺日則見大見小之喻識闇智明適謬本論支北人故語助褚劉南人故語助孫耳其實理無偏詣兼濟唯實否則與爲顯處視月無寧牖中闚日左傳曰也左繡牖也生而瞽者不知有日語曰形則扣槃語曰光

則捫燭夫日精非形光之迹而日象非槃燭之旨以
繡求左鏡牖斯在其儗諸管豹也唯命其譲諸蠡海
也唯命得月於顯弗遑暇矣晙日用詢庚其免夫庚
子十月三日定海後學陸浩大瀛跋

語云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左傳所載何等經濟何等學問今槪置不論僅僅以所謂篇法作意者當之其與坐井觀天何異然載道者謂之文文亦道之所寄考亭朱子論讀毛詩義理外更好看他文章讀經且然況于史也異日論定左傳亦謂左氏是箇曉事該博會做文章之人可見左氏之文亦前人所留意第不專以此盡左氏耳今余專以文論左氏本未嘗專以文盡左氏坐井而觀天謂所見者小則有之如曰此昭昭者之非天則天亦不受矣摭爲讀左巵言於後

昔蜀張南本與孫位並學畫水南本以爲同能不如一勝去而學火夫子是書略古所詳而詳古所略此物此志也不肖竊尋偶及夫子笑而頷之矣男張孫謹識

左氏叙事述言論斷色色精絶固不待言乃其妙尤在無字句處凡聲情意態緩者緩之急者急之喜怒曲直莫不逼肖筆有化工若只向字句臨摹便都不見得

左氏格調變換不窮長者千萬言短者一二字却都筆筆有法其中有獨自成篇者有類聚成篇者有絶不相蒙而連綴成篇者世本或去前取後如宣子玉環或去後取前如呂相絶秦或去兩頭取中間如呂郤畏偪季扎觀樂或去中間取兩頭如陽橋之役周十八同至如賜胙盟葵丘本二也而誤合為一子産醫和論疾本一也而誤分為二凡此不一而足要皆只論事實文調不論篇法作意之故誠審于篇法求其作

意則自知一字不可移易矣

左傳刪本最多然長篇無論卽如漏師城邢單辭隻句無不工緻更從何處割愛愚故全刻而評之世有昌歜之嗜者定當把臂入林

自來選左讀左不外詞調故實兩項卽有標舉章法句法字法稱爲奇奇妙妙者但言其然而不言其所以然又或約指大端而遺其委曲或細分句節而不露全神雖前輩引而不發使人自思而後人則一概囫圇吞棗矣僕深惜左氏妙文千載埋沒不憚備加評註先論全旨次分大段又次詳小節又次析句調務合完其本來獨開生面要爲初學撥其雲霧指

其歸趣當世不乏神解之士趨趨元箸亦安用此嚼飯餵人爲也

作意如子産不與鄭瓌語語剛執其神理全爲孔張失位爲客所笑故意作難以殺其勢而爭其氣篇法如季札出聘前後叙事都作連山複嶺局陳故亦夾一層波疊浪之文以配之此皆合則雙美離則兩傷者也一部左傳皆作如是觀

一部左傳大槪每篇合成大片段分之又各成小片段彼可分而不可合則氣脈不完可合而不可分則條理不容昔未講于篇法者也

篇法最重提應或單提或雙提或突提或倒提或原提或總提

或分提或直起不提却留于中間以束爲提乃是變法或順應或倒應或分應或總應或正應或反應或借應或翻應或明應或暗應或應過又應或不應而應亦是變法逐篇比對始知其變化不窮

古文今文體裁各別自來皆以參差論古固已然乾奇坤偶其不齊處正是相對處愚觀左氏片段無論本當屬對者必兩兩對寫即極參差中未嘗不暗暗相準而立相耦而行散中有整在作者尤精緻獨絕蓋參差者其迹整齊者其神讀者愼毋以亂頭麤服爲古人也

傳中議論之精辭令之雋都經妙手删潤然尙有底本至敘事

全由自已剪裁其中有正叙有原叙有順叙有倒叙有實叙有虛叙有明叙有暗叙有預叙有補叙有類叙有串叙有攤叙有簇叙有對叙有錯叙有插叙有帶叙有搭叙有陪叙有零叙有複叙有間議夾叙有連經駕叙有述言代叙有趂文滚叙有凌空提叙有斷案結叙正叙順叙實叙明叙不必言原叙如成師兆亂倒叙如敗狄采桑虛叙如鄢戰巢車之望暗叙如城濮齊秦之賂預叙如嬰齊具舟先濟補叙如巫臣挾纊傳蕭類叙如鄋瞞伐我串叙如二臧皆命攤叙如重耳出亡本末簇叙如宋鮑禮于國人對叙如聲伯嫁妹錯叙如戴公廬曹插叙如鄭鬬內蛇外蛇帶叙如晏子更宅反宅搭

叙如郤犨送孫林父陪叙如畢萬之後必大零叙如三點厲之役複叙如兩逃郎之師夾叙如七子寵武篤叙如宋襄盟孟代叙如樂伯致師滚叙如敗秦刎首提叙如晉文一戰而霸結叙如子産擇能而使種種手法開天地未有之奇作古今莫越之準况詞條豐蔚經術湛深又有溢乎重規疊矩之外者哉 內檜動而鼓使營菟裘亦夾叙法受命展禽以曹爲解亦代叙法男張孫附識

左氏通身手法未易更僕其中有巧妙絶人世所未嘗留意者略拈數則于後

賓主是行文第一活着然不過借賓形主而已左則有添賓並主之法如反自箕竟將胥臣與先軫郤缺雙結遂霸西戎竟

將子桑與秦穆孟明雙結所謂水鏡造元直不辨誰爲賓主者又有略主詳賓之法如要寫太子不得立却將畢萬必復其始極力鋪張要見晉文憐新棄舊却通身詳寫季隗而叔隗只須起手一句對面一照無不了了又有賓主互用之法如克段是主却重在姜氏殺州吁是主却重在石厚于事爲主于文則爲賓于事爲賓于文則爲主葢事是題面文是作意他處皆循題立傳此獨借題補傳須看其從主入賓反賓爲主處處有並行不悖之妙

埋伏是文字線索而用筆各變有倒伏又有順伏之法如屈瑕盟貳軫篇師克在和便伏于君次郊郧我以銳師兩君字我

字中不疑何卜便伏于必不誠必離兩必字中隨手安揷合下文有根也有明伏又有暗伏之法如寫子元欲蠱文夫人勉强出師處處寫出他心頭有事寫御克忿兵倖勝處處寫作齊侯不弱便令讀者得之筆墨之表也有正伏又有反伏之法如子産將誅子晳却先放子南字字偏枯子南却正字字激射子晳爲絶隱秀可思也有因文伏事之法如石碏諫寵州吁却先寫莊姜一段緣故有因事伏文之法如晉厲敗秦麻隧却先寫絶秦一篇文字是也

襃貶是作書把握其巧妙有虛美實刺之法如鄭莊貪許後才贊他知禮卽刻便譏其失政刑有此一刺連美處都認眞不

得又有美刺兩藏之法如荀息不食言有得有失引白圭作
斷兩意都到與敏稱華耦古稱陳桓同一筆意又有恕甲移
乙之法如衞朔入衞旣不便歸諸侯又不當貶王人因曲筆
反責左右二公子眞有觸背兩避之巧也
左氏字有字法句有句法章有章法毫髮不苟却別有不成字
之字法不成句之句法不成章之章法如公孫翩逐而射之
上着一承字齊侯以崔子之冠賜人下着崔子因是句韓宣
來聘篇三節逐節少去首尾不稱而其妙正在于此讀者悟
得無處不有文字
此就世人所忽者而言其餘妙法各評見本文要其慣用家

所以運量萬有不齊者有兩大筆訣一是以牽上爲搭下如曲沃伐翼本以建國弱本對上成師兆亂却以惠之二十四年與下三十年四十五年作類叙又如王巡虢守與之酒泉本連下請器却抽出與上文與之虎牢作對叙是也一是以中間貫兩頭如鄢戰前後十六轉只以盟有日矣一句爲關棙重耳出亡前後凡歷六國却以宋襄贈馬一節爲界畫是也此兩法處處皆是蓋得此則板者活斷者聯渙者聚紛者理不獨叙事卽議論亦以此爲機杼乃通部極精極熟極得力極得意處特爲拈出一斑而全豹盡窺矣

左氏極工于叙戰長短各極其妙短者如東戎敗制雞父檇李

等或詳謀畧事或詳事略謀或謀與事合至簡至精長者如韓原城濮鞌邲鄢陵等或先議後叙或先叙後議或叙議夾寫至奇至横篇篇換局各各爭新無怪古今名將無不好讀此書也　兵法古今異宜况運用之妙存乎一心若執此論兵不免趙括徒讀凡老生常談槪置弗録

左氏好奇每每描寫鬼神妖夢怪異之事如登僕見巫篇凡寫兩遍二豎大厲篇凡寫三遍鄭瞞凡寫五遍伯有妙于妄起蛇鬬妙于揷入陸渾妙于倒煞須識其誕戲皆有筆法故不隋齊諸惡道中

左氏極精于易然過于鑿鑿處却未免附會唯穆姜論艮八惠

伯論黃裳乃足爲觀象玩占者定厥指南耳

左氏極長于詩凡援據釋證或虛或實贈荅評贊或質或文最絢爛者莫過于七子寵武不出鄭志兩番鋪排最變換者莫過于不答湛露重拜鹿鳴兩番做作最輕逸者莫過于昭忠信也其誰云之彷彿微雲疎雨最典重者莫過于夏父逆祀遂霸西戎儼然清廟明堂至于引書引禮種種博雅引謠引諺種種風趣無妙不臻誠哉獨有千古

議論有泛論切論之不同如睦者歌子便只大概說二三其德便一口咬定

諫諍有正言喻言之不同如郜鼎篇句句切直縣陳篇句句比

方

辭令有婉語激語之不同如皐鼬篇句句委曲執訊篇句句顛

直

起有許多手法而莫妙于鄭人相驚以伯有紙縫中直有一奇

鬼森然來攫人渡有許多手法而莫妙于虢公是寡人之願

也輕颺一筆如游絲之裊晴空

解經有許多手法或解于首或解于中或解于尾而莫妙于蔡

變楚黃篇以兩經雙點于中而兩傳分敘兩頭極整極變

斷結有許多手法或分斷總斷或一事兩斷或兩事一斷而莫

妙于會鄶篇懸空掉尾此語不屬景伯亦不屬子貢意味無

窮一部書尤愛此一結爲飛仙之筆也

左氏有絕大線索于魯則見三桓與魯終始而季氏尤強于晉則三晉之局蚤定于獻公之初于齊則田齊之機蚤決于來奔之日三者爲經秦楚宋衛鄭許曹邾等紛紛皆其緯也洵乎魯之春秋其事則齊桓晉文一言以蔽之矣

左氏有絕大剪裁齊桓晉文孔子蚤爲之分別正譎傳于晉文寫來獨詳然其鋪張神王處都暗暗露出詐僞本色齊桓則老實居多又生平全虧管仲提調而管氏亦都不甚鋪排只一寫其救邢一寫其服楚一寫其辭子華一寫其受下卿而已簡書之從賜履之征是攘外招攜懷遠是安內讓不忘上

是尊王只此四端足以該括此公一生勳略內政軍令等概從割愛此何等眼界筆力

左傳大抵前半出色寫一管仲後半出色寫一子産中間出色寫晉文公悼公秦穆楚莊數人而已讀其文連性情心術聲音笑貌千載如生技乃至此三條只論大略其詳具于左貫中陸麟書謹識

張松南師云左傳贊不盡亦無庸贊顧其學問極博才情極長自天地人物以及古今典故鬼神情狀無不綜核自朝聘燕享征伐會盟無不典貴整贍雅與事稱即俚俗猥褻家人婦子經其筆無不點化生動平者布帛菽粟奇者福地洞天濃者雲蒸霞蔚淡者秋水寒潭大者東岱西華小者一丘一壑

古者翠栢蒼松媚者琪花瑤草典者漢鼎周彝淺者街談巷說乃至繽紛則急管繁絃工麗則追金琢玉浩落則長江大河變幻則蜃樓海市嶄絕則峭壁懸崖鬆利則哀梨并剪尖雋則春鶯巧囀奥折則諫果回甘超忽則驚鴻游龍雕刻則鏤金錯彩凡百妙境任古今作手得其一體皆足名家而左氏則兼收並蓄又皆登峰造極也史公定是後身昌黎東坡具體而微詩史乃足並駕齊驅而天分終遜一籌自此而外大都屈宋衙官而已以此相目或不為浮譽也

學博才長宜其縱橫跅跐目空一切矣乃其矜慎處又何膽大心小靜氣凝神之至也觀其自全篇以至一字剪裁配搭順

逆分合提束呼應無一點錯亂無一點掛漏無一點板滯無一點偏枯極參差又極整齊極變化又極均勻直以夜來之鍼製天孫之錦前人有謂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鍼渡與人左氏則竟將金鍼普渡天下後世但蠢心人覿面失之耳愚特以繡目左實有望于天下後世之貪看鴛鴦者

有疑繡字爲與左不稱者夫自繡壤繡裳以及繡腸繡虎經史子集指不勝屈莫古艷大雅于繡而何左之不稱爲陸麟書謹識

前人論全唐詩有初盛中晚之分愚于左傳亦作此想隱桓莊閔之文文之春也議論如觀魚納鼎敘事如中肩好鶴規模略具而氣局淳樸翕聚居多僖文宣成之文文之夏也議論如出僕絕秦敘事如鄢陵城濮無不大展才情縱橫出沒襄

昭之文文之秋也議論如觀樂和同叙事如偪陽華向氣歛詞豐强半矜麗之作定哀之文文之冬也議論如皐鼬夫椒叙事如艾陵雞父又復婉約閒靜絢爛之極歸于平淡作者之精神與春秋之風會相爲終始讀者按其篇籍通其脈絡沈潛玩索知不河漢斯言家君見論明詩及歷朝古文者皆作此語常欲刪去愛其獨確乃復存之男張孫謹識

左傳須一氣讀一氣讀方能徹其全神又須逐字讀逐字讀方能究其委曲須參差讀參差讀則見其錯綜之變又須整齊讀整齊讀則得其裁剪之工須立身局外讀立身局外以攬其運掉之奇而後不爲其所震又須設身局中讀設身局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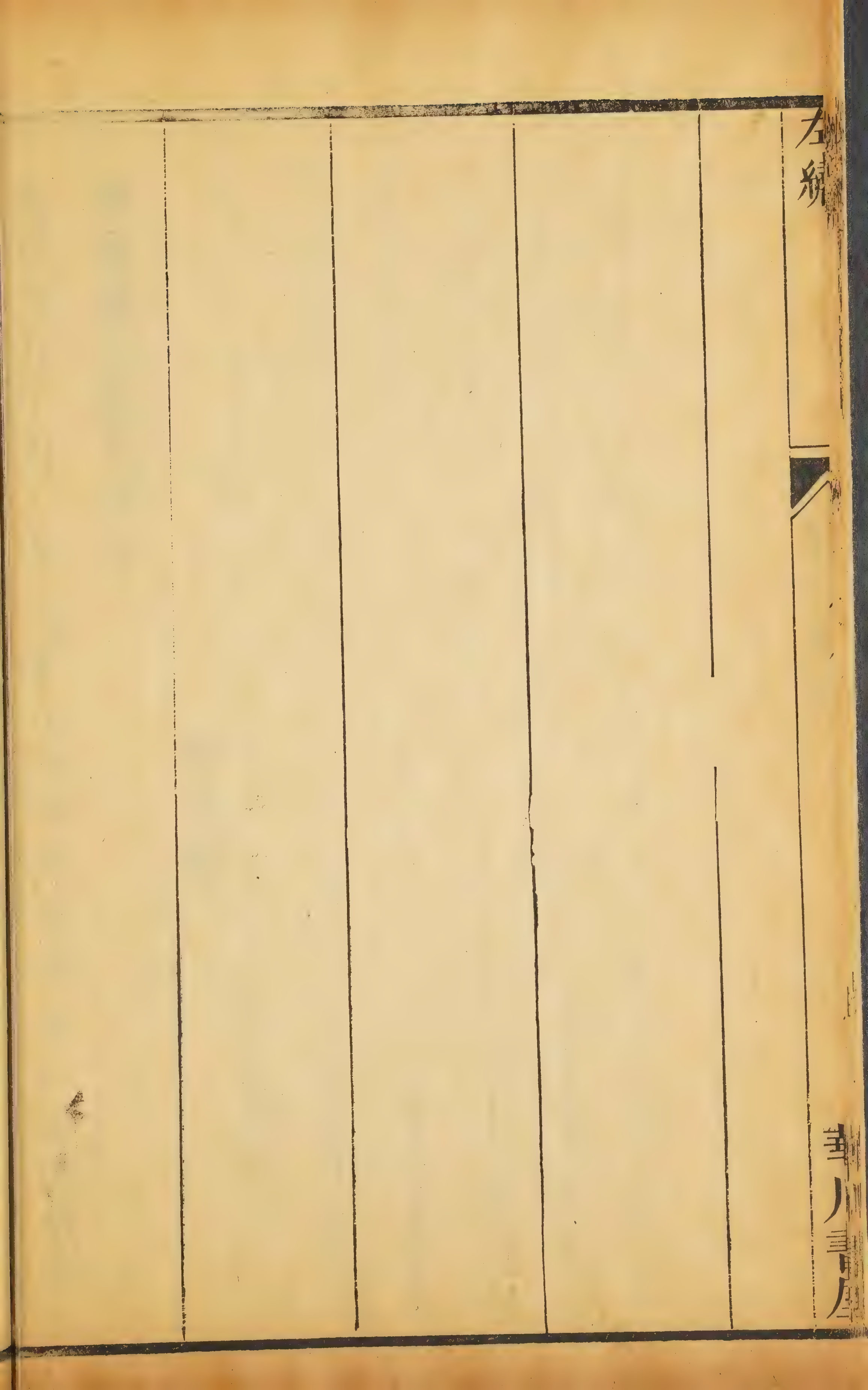
以體其經營之密而後不爲其所瞞持此法以得當于左氏以之讀盡古今秘書直有破竹之樂耳

小時學爲八股好作馳驟文字先師王約齋夫子先師生平啓迪不倦著有約齋四書小學講義行世指謂先輩點題尙用對偶何一往不返爲肆因此求之古文亦無不散中有整且往往純以整御散者今之評左猶師說也或謂奈何等左傳于時文則吾不知之矣

小時讀左槪至僖負羈饋飧寘璧先君子梅庵公先君子性耆吟咏著有滄浪集詩稿山居雜興兩種藏于家問作何解肆對曰當以恐人見知藏之壁衣中耶蓋刻本模糊視璧爲壁先君不唯不怒反有喜色曰孺子異日讀書別有會心但當以鹵莽爲戒今左繡粗有成

書而先君下世二十三年矣掩卷愴然好古者毋似余之蹉跎而抱蓼莪之痛也

驊再識



春秋列國時事圖說

杜舊有譜坊刻分列卷首殊費繙閱今準史記年表總編一冊於每公之末各附鄙說合時事小有貫穿亦讀書論世所不廢也圖載左貫中

隱公之世鄭最強王師亦為之用小侯皆為之弱而最睦者齊魯最仇者許宋唯與齊魯為睦故於齊則石門始于鹹終於魯則渝平始及平終唯與許宋為仇故於許則入許始滅許終於宋則伐宋始取宋終皆一部大關目處　春秋初年鄭莊梟雄為諸國之寇然克鄢寘潁內不孝友于家庭交惡中肩外不忠順于王國亦羣罪之魁周之衰鄭為之也春秋託

始于隱而詩以鄭次王以此　齊僖小霸曲沃椒聊寫得躍
躍春秋之事齊晉居多兩君固桓文之嚆矢也
桓公之世鄭稍衰而楚漸強二年蔡鄭盟鄧傳特表之曰始懼
楚爲全部提頭也小芮而敗卒納其君秦亦駸駸萌蘖其間
矣　春秋列國鄭爲樞機以其居中而近王也故未有伯以
前挾王爲重桀驁於齊魯宋衞陳蔡之間既有伯以後附此
則此重附彼則彼重故齊楚爭之於前晉楚爭之於後近王
故難滅居中故必爭春秋之鄭猶戰國之韓魏其勢畧相等
莊公之世齊桓覬霸而楚亦寖強其大勢全在爭鄭後告入櫟
爭鄭于前子元襲仇爭鄭于後而齊桓前八年盟幽而鄭服

後十九年盟幽而鄭成卒無如其屢叛何也無他桓自北杏兩鄄一幽連年爲衣裳之會九年以後晏然無事雖以子頽之亂亦置罔聞越十年而後王請伐衛仍取賂而還失此大義固不足以服其心巳

一軍爲晉曲沃居然列侯荆人來聘楚成儼然上國而御說背北杏于小白初霸之年請先會于衣裳五會之後亦識時務之俊桀也蓋五霸各有其基惜兹爻不克負荷耳豈眞一姓不再興也哉

閔僖之世乃霸業極盛時也僖十六年以前齊桓服楚于召陵僖廿五年以後晉文勝楚于城濮以楚成雄桀之姿僅能憑陵小國而前則屈完來盟于齊後則鬬章請平于晉雖其度

德量力善于操縱而兩君勳業固自彪炳千秋已　桓文相去十年中間忽着一宋襄勉強支吾適供楚成操切迹其顛末執滕用鄫戾虐可誅不鼓不禽迂腐可笑蓋亦外彊中乾非行仁義之過也然五霸之次厠名不朽苟焉無志者豈反得而訾之乎

勤王最是圖霸要着子頽之亂齊桓失之東隅故馳驅卅載而後爲名陵之師子帶之亂晉文占以先手故迅掃五年而即有城濮之捷秦穆徘徊河上讓第一等事與別人做宜其僅僅雄長西戎宋襄又不先不後無可出色大丈夫建功立業固賴適逢其會哉

管仲天下才妙在不動聲色孟明不免鹵莽頽其堅忍子文無大幹局只善于自

守。自夷才識自足相當。惜不見用。狐趙不過贊襄。重耳固五霸中第一人也。所得于艱苦備嘗者深矣。

文公之世。晉衰楚盛之關也。六年以前。晉襄名爲繼霸。而彭衙拜賜。不能禁秦之不強。先僕處父。不能救江之不滅。八年以後。晉靈因之失霸。而新城之盟。陳鄭服而蔡不來。郤缺之二軍何亟。兩扈之討。齊宋賂而鄭走險。輩朔之行成可憐。無他。趙盾才既平平。又牽于趙穿公壻之寵。楚穆欲既逐逐。復佐以秦康報復之師。晉之不競。固不得獨咎其君之少而後也。顧其機全開于范山北方可圖之一言。蓋鄭蘭戍晉而歸。十年儆事君。盟垂隴。臣會彭衙。重歸匡戚之田。賤歌方當未艾。

自狼淵師出尨樂見囚因之陳懼請平蔡亦偕次而厥貉之會宋遽逆降楚勢浸昌燎原在目矣猶幸莊王年少未克長驅然黎麇訴亂庸蠻旋夷乳虎食牛吾于晉殊懼其卒也已

天時人事大都相錯而成如齊桓既沒晉文未來恰有一宋襄爲之補苴罅漏晉文既沒楚莊未來又恰有一秦穆爲之崛起西陲自莊迄宣遥遥八十年間五霸迭興想造物于此不知費幾許鑪錘供千載讀書人俯仰也異哉

宣公之世楚莊獨霸自宣元年侵陳遂侵宋三年伐鄭至十一年盟辰陵而陳鄭服矣然鄭猶儌晉也十二年而肉袒牽羊邲戰勝而拱手以去矣然宋猶救蕭也十五年而析骸食子

華元質而俯首以從矣問周鼎盟吳越較延道之請山戎之伐有其過之無不及焉而晉孜孜於攢函方哆口于文王之勤悻悻于斷道且逞志于婦人之笑不唯晉孺非楚旅之匹即郤荀藋又烏足以敵申叔蒍敖也其世失霸不亦宜乎

齊桓只爭一鄭晉文兼爭一宋楚莊則并爭一陳蓋陳蔡近楚爲中國之障故蔡從厥貉而楚成以驕陳討少西而楚莊以覇至宋爲王者之後又重以茲爻之殃故搶攘者自北杏而後少息于弭兵鄭居天下之中又專以虎牢之險故紛爭者自盟鄧而稍告寧于三駕二百四十二年間大勢不出乎此

盟吳越而還又爲下半部提頭從此吳通上國越横江

淮而春秋以終矣餘論見本節

成公之世又楚衰晉盛之交也莊王既沒楚共才不及晉景子重智亦不若欒書故陽橋之役諸侯竊盟伯牛之師鄭方獻捷未幾而許田之爭不決皇戌之執成仇鄭偃請成蟲牢輸服以至鍾儀被獲申驪亦禽雖復重賂以求會鄧作好而銅鞮之辱伯蠲之殺楚卒不能救也幸而軍府見歸羅茷報聘西門交贄華元合成無如金奏食言汝陰垒賂相遺一矢識在鄢陵而沙隨柯陵相繼討鄭楚縱覿兵首止鄭徒入質髡頑而辰陵郯戰之風斬焉然而楚雖漸老晉亦倖强戰簭固郤氏之憤兵鄢陵亦州蒲之益疾長魚作難匠麗輿戎而君

臣同歸于盡惟命不常吾不能不服范文卓識矣苟非十四歲兒晉其能使城濮踐土之勳復有成霸安疆之一日也哉

晉與齊秦皆敵國然齊晉交兵者少秦晉交兵者多一則僻處東海一則近偪西河也故商人賂厄而後廿餘年而一見于鞌之師蕭同爲質先侮人而後爲人侮輔氏力禽以來十餘年而又見麻隧之戰呂相多誣先欺人而後爲人欺藉令帷房無笑客之聲涉河成會所之信三國同心攘楚易易何待虛朾之會台咎之援而後復爲悼公之新政乎

前爭陳宋此番復爭一許洽敦取而汜祭亡子國執而蟲牢服瑣澤盟而申封入葉縣遷而武城盟宛竟非爲爭許仍爭鄭耳後

此復遷白羽吳入郢而許亦滅雖晉楚皆不能爭也許之所係亦重矣　子重奔命伏柏舉之機華元合成作弭兵之引成覇安疆又直爲三駕提頭此卷全是一部大書轉關處不可不知

襄公之世悼平復覇之秋也然十六年以前晉悼之服鄭也息民三駕而有餘十七年以後晉平之服齊也諸侯七合而不足蓋虎牢城而諸侯戍成勝筭在我鄭成而楚莫爭故蕭魚之赦徧告諸侯假寵且逼于周室溴梁會而大夫張乾綱下移齊貳而楚益肆故弭兵之盟讓楚先歃失覇遂訖乎春秋此三十餘年間亦時事得失之林矣　天下得失之數都由自

取如楚共之不能爭鄭以其奔命于吳而其釁皆原于鄧廖之簡組甲趙武之不免讓楚以其不能于齊而其端實始于范宣之假羽毛此類而觀前車斯在　襄十四年遷延之役爲秦晉交兵之終襄廿八年弭兵之盟爲南北分覇之始又一部大關目處　文公悼公才智警捷無可低昂然一則作三軍以糾覇又作三行以僭王一則帥新軍從下軍旋舍新軍復舊制此處較有學問前人謂五覇中秦穆楚莊頗有道氣余于周子亦云

昭公之世又齊晉吳楚迭爲强弱之秋也晉平末年無所事事逆姜于齊送女于楚石言不戒虒祁是娛爰及昭頃平丘發

憤然而示威示衆聽鄭僑爭承而弗敢難也幸頃公嗣世王
室亂生黃父恤緯子朝克逐藉談致戍伯音城周依晉之休
猶有存者楚靈乘晉媮安放焉坐大會號則讀舊書會申則
用齊桓滅陳滅蔡求鼎求田投龜詬天惡遠斯棄負鉞狗軍
來褺然之笑當壁尾大致乾谿之辱恃侈而愎亡也忽諸熊
居初政復封陳蔡簡兵息民綽有可觀而邇讒棄忠天倫之
際實多慚德遷陰城郟不在諸侯長岸雞父屢敗奚惜楚昭
既立卽誅無極而大封定徙吳釁遠挑從此多事齊自西略
久荒大風莫振羽毛始然貳重丘旋成而納燕亦忍乎復霸伐
徐光志存代興濡上盟平蒲隧率服宜令衣裳九合祖武克

繩而燕姬既歸甲父復入鄟陵雖主邾杞之盟會城不誠高張之後于周既昧勤王于魯又爲德不卒欒高敗穆陳桓肇與論德論禮有一晏子而不能用其稅駕固不待折齒既背而後知也吳通上國楚困巫臣前者壽夢敗組甲之師諸樊克皐舟之隘今夷昧頻年勝楚長岸之戰以長鬣復餘皇雞父之捷以罪人犯三國洎乎堀室甲與闔廬自有伍胥見用誤設多方而楚病亟于奔命矣然而用師於越實始星紀得歲受凶史墨先見禍福倚伏又烏能遠同於先王乎綜而論之魯昭十一年以前楚靈強而晉平弱十一年以後晉昭弱而齊景強二十二年以訖三十二年晉頃憂在王室齊楚所

不能也。吳專罷楚亦足助晉惜其得之于楚而失之于越耳。
弭兵盟後楚爲章華之臺晉築虒祁之宮而楚亡于後晉亦替于媮外寧內憂晏安酖毒眞千秋金鑑也
管晏皆當世才桓之扱霸不亟子頹之誅景之代與不赴子朝之難俯仰上下至今爲兩公惜之
子產爲春秋後半部第一流人物自魯襄八年料侵蔡獲燮以來至十九年而爲卿三十年而子皮授之政昭廿年而卒凡四十四年歷事簡定二朝于晉則當悼平昭頃于楚則當共康郟靈洽內禦外皆以禮爲主而輔之以權立政如丘賦刑書持正如禜龍禳火定亂如子孔子晳當機如爭承毀垣用兵如數俘登陴剛果如鄭環

駟乞詞令如徵朝獻捷博洽如臺駘黃熊風雅如隰桑羔裘應變如立廟毀廟理學如不毀鄉校知人如擇能而使種種出人意表所謂救時之相也左氏臨了以寬猛一論結之蓋不獨治民其於事大之法亦不外此可爲知子産之深者矣

定公之世晉霸之局終矣會王人及十七國之師于召陵以侵楚討其留蔡昭則德在小侯誅其納子朝則功在王室以此申大義于天壤宜不在桓文下乃荀寅以求貨弗得而辭蔡侯坐使柏舉之捷轉爲吳有此大錯也且羽旄旆而鄭畔手捥捘而衛畔高張後而齊畔仲幾執樂祁止而宋亦畔於是外不能主諸侯內亦無以正其大夫楊楯爭而趙范忤邯鄲

討而趙荀圖晉陽畔而朝歌故尤韓魏請而三家勢張矣獨是齊景當有爲之時藉有爲之勢其盟鹹也可以得鄭盟沙也可以得衛盟洮也可以得宋因之以歸田者睦魯以會牽者助晉移禚杏之遺養國士廣軒蓋之賞鼓三軍偕閭沒而戍周帥籍秦而送王雖失子朝于東隅猶可收僭翩於桑榆而一匡之烈不難再見無何際代興之會昧復霸之經脾上梁間且以救范中行氏而襲晉也鄰國有聖人亦且奈之何哉

伐楚始終于召陵而齊桓因侵蔡而次陘吳光又因質蔡而入郢亦天然關目

會十二公五霸皆聚前六公後此無復可觀雖成十年以前鞌戰則景勝齊十年以後鄢陵則

厲勝楚然一以憤一以倖都無大義足以服人襄公之世晉悼有三駕之盛而所爭一鄭晉平有七合之勤而所爭一齊昭公之世楚靈有會申之專而示後不終晉昭有平丘之合而示威圖濟自此以後成周之城魏舒以南面好義栢舉之師夫差以爭宮喪績揆諸德禮信義之風遠不逮焉世多稱五霸不足六亦未易屈指在

哀公之世中夏衰而吳越爭霸十三年以前吳驟強至會黃池而極十三年以後越驟強至盟平陽而終吳之強也伐陳而修舊怨會鄫而徵百牢城邗溝而江淮通徵魯師而艾陵捷周室之爭晉讓先歃居然兩伯竟同宋盟然而肉食有墨盛

極必衰國狗之瘈貽笑宗國矣越之強也檇李傷闔廬于前黃池襲夫差于後句卒既擾潛軍斯涉侵楚以誤吳聘魯以圖霸邾益有執父之訴衛輒亦將伯之呼駘上之封動他日之念適郢之得藉三桓之去皆於烏喙有厚望焉而其時晉有朝歌之畔齊反爲輸粟之助齊有舒州之逆晉不聞沐浴之請般師之執晉爲齊弱犂丘之戰齊爲晉禽廩丘乞師晉以魯勝齊留舒杖戈齊又以鄭勝晉互相軒輊迄於春秋而田齊之勢張三晉之局成矣秦自無衣好義申胥同仇從此燕坐西陲安受中國之燼楚則免胄除亂武城卜吉從此滅陳盟越終稱合從之雄而鄭以滅許自豪宋亦以亡曹自負

中夏無主干戈日尋雖欲不爲戰國不可得也春秋之始匪風心怛于無王春秋之終下泉寤嘆于無伯掩卷低回亦何以易斯言也哉

春秋三變說

春秋之局凡三變隱桓以下政在諸侯僖文以下政在大夫定哀以下政在陪臣當其初會盟征伐皆國君主之隱十年翬帥師會四國伐宋也則貶而去族桓十一年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折也亦貶而去族權猶不遽下移也僖十九年大夫爲翟泉之盟以伐鄭則諱不書公文二年垂隴盟書士縠十五年以上軍下軍入蔡書郤缺而大夫始專矣浸淫至成

元年鞌之戰魯以四卿帥師而三家之勢張襄十六年溴梁之會晉直以大夫主盟而無君之勢成于是物極必反上行下效諸侯專天子大夫專諸侯家臣專大夫宋樂祁有陳寅鄭罕達有許瑕齊陳恒有陳豹衛孔悝有渾良夫晉趙鞅有董安于魯仲孫有公斂處父而莫獲且彊于季孫之陽虎以公伐鄭而實意在惡季孟于鄰國盟公周社而實意在詛三桓于國人夫子于定八年特書盜竊寶玉大弓所以治陪臣也春秋上治諸侯中治大夫下治陪臣至目之曰盜亢其類以盡其義諸侯大夫一言以蔽之耳魯論通天下之勢該二百四十二年運會所趨而言左氏直疏通證明此旨愚爲約

畧其說以見丘明好惡同聖之語果不誣云

列國盛衰說

列國盛衰如循環大抵不外理數二字春秋初年鄭最强東遷之始鄭爲有功且新封也繻葛之役逆天甚矣故終制于大國晉鄭同依鄭居中而受制晉北鄙而主盟霸必有大國不其然歟齊桓獨霸四十餘年內政軍令有治法無治人美先盡也故沒不復振晉文十九年艱苦備嘗子帶之難功在王室霸僅五年而終賞不酬勞故子孫繼體不絕至盛極而衰則三晉非能分晉曲沃敎之耳宋襄雅意代興實不識時務與戰國之偃後先一轍爲天下笑一姓不再興亦玆爻累

仁義豈仁義累茲父哉楚僭王最蚤澤麇蒙虎首犯不韙熊旅雖賢昧茲大義子西畋紀仍而不華入戰國而竟爲秦愚雖三戶有靈卒亡于暴秦封最微不齒中夏周遺豐鎬輿王有基任好于晉有恩不食其報西戎雖霸運會未昌夫子刪書以秦誓終不已知繼周有屬乎滕薛郲杞無關重輕幸遠南服不遽爲江黃道柏之續而薛杞稱伯滕且名子郲與小郲反去附庸而儕五等此王朝之黜陟抑霸國之恩威也陳蔡比肩事楚而一再見滅皆陳先蔡後以娶嬀最早而命伸獨進然陳滅于楚田建于齊則虞氏之澤長矣衛與魯亨國時久楚丘帝丘頡頏曲阜積厚流光雖弱何病惜一惡于君

臣一爭于父子而適鉏遜邾皆卒于越兄弟之政乃至于此良可浩嘆許居鄭卧側首垂涎于許田曹爲宋几肉實禍萌于鹿上故許卒爲鄭禽曹終爲宋有積威之漸使人寒心吳始于讓而卒于爭近媿諸父之義遠墜泰伯之教加以立庭不誠好冠坐大黃池甫先於越已入其强易弱飄風暴雨固末有終日者越至僻陋與波臣伍而乃常從吳敗楚句踐又乘楚誤吳橫行江淮東侯畢賀五霸之局竟以越終禹之餘烈也顧適郢之得忽轉爲平陽之盟鄬猶用事知其無當于桓文莊穆之風矣嗚呼列國盛衰雖曰天意豈非人事哉

魯十二公說

魯十二公隱有讓國之賢而優柔之禍中于蒐裘桓有弑兄之惡而瀆倫之慘償于拉幹莊懦衛寶喜有禦亂之武功僖辱魚門幸有作宮之文德見于詩歌于斯爲盛閔以髫年被弑然落姑之盟蚤知依好文以多疾廢禮然術椒之聘特有榮施宣初稅畝因賂楚而開厚歛之端成作丘甲因畏齊而啟窮兵之釁襄公五年作三軍爲三家分室之謀昭公初立舍中軍爲季氏獨强之計然而杞圃葱靈亦接踵至矣壞隤既入定不爲昭討乾侯之辱故康樂入而夾谷之相不終毗瑕既城哀不從定悟墮成之難故有山施而適郢之得周效大都魯本弱國二百四十二年間前則見弱于伯國後則見

弱于三家而天王屢有錫命之榮小邦數有來朝之美則元公之澤猶長秉禮之風未墜夫子定筆削寓褒貶獨于魯史三致意有以夫有以夫

周十四王說

周十四王都無甚昏虐第忠厚之遺過失之弱耳然平王賵惠及仲首昧匹嫡之訓桓王助沃逐翼全憒裂冠之戒乾綱不正宜繻葛之肆逆而無忌莊王錫魯桓之命而法漏于吞舟僖列晉武為侯而賞僭于竊國積而至于子頹惠猶不鑒反令鄭逃首止之盟而叔帶之釁不旋踵矣襄王守匹夫之孝自致鄙氾之辱顧始則告難齊桓王人會洮而位以定終

則策命晉文河陽下狩而名亦尊知人則哲庶幾近之自頃及匡王室無事若乃定郟楚莊問鼎王孫猶布周德之盛簡命單劉會伐晉厲猶假周室之威無如靈王生而有髭虛有其表景王多言舉典徒託空言以至心疾不瘳已儳釀禍悼猛不終敬仍棲杌狄泉姑猶奔走不暇賴晉始城成周繼戍胥靡迄于春秋猶然共主要之未有伯以前鄭最跋扈而諸侯相制權不遽移既有伯以後齊晉僅以虛名奉之而公然攫取大權以去天子拱手而已然襄有請隧之拒定有獻捷之詰景有閻田之責敬有城周之命溫嚴並用辭意俱美至今令人想見先王命誥之遺而天威咫尺猶凜下堂之拜婺

婦恤緯猶深缾罄之恥叱嗟不作甲粟毋徵名義所存冠冕斯繫此春秋與戰國之所以分也已

外人頗疑家君偏於論文不及論事今從左貫中摘錄數則于首畧見大意而全部了然其視世之論事者何如也

男張孫謹識

刻左例言

一近人皆以杜林合註爲讀左善本張松南夫子與沈操堂先生俱云此係俗刻林不得與杜並故本註悉遵杜氏經傳集解原本一字不敢刪動林註則芟蕪駁謬畧存其明切者而另刊姓氏以別之庶不失古人遺意

一杜解詞意高古典制詳明誠爲左氏功臣其纖悉異同處備載註疏經解諸書經解書帙浩繁不能摘錄今但採孔氏正義及顧氏炎武補正三卷參訂一二而閒附鄙見皆以黑圈隔之或加一按字爲別總期折衷前賢非妄爲掎摭也

一本註單訓義例不論文法鄙意則專論文法然無混入本註

之理故另列上方所以尊杜也或以高頭講說爲嫌弗遑䘏矣

一此書單論傳不論經以經有專家自漢迄今無慮數十百種非皓首研窮未易窺其藴奥傳則剽竊篇法作意以見其爲古今文字準繩或有千慮一得此愚之所矻矻致力者耳

一杜林合註本有當斷不斷不當斷而斷者皆編書之誤今于當斷者增黑圈以界之不當斷者列小圈以界之而本來面目不敢遽易以云愼也

一陸氏云舊夫子之經與丘明之傳各卷杜氏合而釋之可見左傳原通長寫去但其中有連經合傳有依經分傳都各成

篇法若强取其首尾而一之事雖貫而文則歧矣故此編從
杜氏分節爲主

一傳文于大段落用一小段落用一斷而另起者用乚畧讀者
用●其于線索關鍵詞意警妙處或△或◎或○○○或
丶丶丶各就本篇照應不拘一律

一字義音釋于希見者及别有讀法世所傳訛者一遵孔疏陸
註增入其從偏旁得聲如隧音遂郛音孚之類一概從畧至
可以四聲得者直就本字點發而已

一家貧無力置書左傳自十許歲讀得左概二本閱十餘年始
讀杜林合註及春秋五傳全書即謬加丹黄又閱十餘年凡

易稿十餘過今年春錄有定本已亥終不自安復從北墅吳子
石倉葉瞻喬梓乞得汲古閣註疏六十卷徐東海先生所輯
春秋左傳諸集三十一種又從友人王若沂沈薊艮沈于門
范右文乞得徐揚貢初學辨體金聖嘆才子必讀孫執升山
曉閣左選呂東萊博議永懷堂杜氏左傳定本朱魯齋詳節
從及門吳乃人覓得吳青壇朱子論定文抄林西仲古文晰
義真西山正宗姜定庵統箋又別見坊刻孫月峰鍾伯敬評
本唐荆川文編茅鹿門三史王荆石左選羅文恭汪南明兩
家節文以及左國文粹左氏摘萃左傳評林諸本增評之未
到者十之二改評之未合者二十之一夏四月又從吳興書

賈高某購得吳門唐錫周左傳咀華二十二卷秋九月友人沈雷臣寄示薊門王或庵左傳鍊要十卷冬十月友人沈仁域購示桐川俞寧世可儀堂左選全卷意新筆雋均爲讀左快書惜限于尺幅各量登其尤者數十條所見如此而已于劉賈啖服諸古本槩乎未之聞也寡陋之譏知無所逃閱者鑒其探索之苦而他無所苛則幸甚幸甚

一左傳但當論文不當論事論事自博議史懷外往往互相勦襲塵飯王羹見者欲嘔兹但錄其塈議新雋精切者以資初學識力餘不濫登弗以罣漏爲嫌

一全部評論皆一意孤行直至脫稿方廣羅校訂凡有增改必

記其所由得毋敢蹈伯宗無積之訶然亦時有與前人暗合者如元妃篇隱立奉桓之解見于鄭泉克段篇處女脫兎之喻見于東萊本非勦說無媿雷同則亦聽之不能遍註也

一國語公穀與左互相發明本欲附載但專論左氏篇法作意不當旁雜他文另有四傳異同嗣刻呈教

一左傳事類最多有相似者有相反者有相對者有相錯者暇日纂得左貫二册即當盡刻以爲初學佩觿（一貫本傳事實 一貫前古後今）

一史記漢書向有評林之刻採取略備而疎謬甚多亦欲刪訂以請正有道恨無其力世有惠然賜教者僕其褰裳就之

一此書脫稿後亟欲問世苦無同志同門陸子大瀛素有左癖

見而愛之盡出其平日評點與予參校眞臭味也爰公諸同好而范子右文沈子襄武亦皆佳子不逺王我于成者均得備書以志不朽

張松南夫子云左傳自是有意爲文但不當執古人以就我法故愚所評諸法皆是左氏自在流出並不敢强爲穿鑿以自誣誣古人且誣天下後世也讀者看得此法非左氏一人之私此評亦非余兩人一已之私乃爲不負此書

松南師又云評論正不在多遇當批處索性說箇暢快其不用批處連空數頁亦不妨寸寸塡寫反失其佳此言誠著書科律但騂本意乃爲初學發明不覺過于煩絮知爲方家所笑

況壽章摘句原非壯夫所爲敢望厠古人之席末耶愧負師
言良用悒悒

華川馮李驊天閑氏識

左繡目錄

二十八卷

定公下

二十九卷

哀公上

三十卷

哀公下

杜林合註分卷五十非其舊也今依漢書藝文志古本三十卷爲正

左繡

錢塘　馮李驊天閑
定海　陸　浩大瀛　評輯
同學錢塘范允鈦右文
仁和沈乃文襄武參評
同懷杭州陸　偲巽皐
男　馮張孫近濱
翼孫念詒
亢孫思蔭　校輯
男　陸麟書素文

春秋經傳集解

宋林堯叟唐翁附註

晉杜　預元凱原本　唐陸元朗德明音釋

後學馮李驊天閑增訂

隱公第一　公名息姑魯惠公子毋聲子姫姓侯爵自周公子伯禽受封傳世十三至公攝國謚法不尸其位曰隱●在位十一年

傳惠公元妃孟子　言元妃明始適夫人也子宋姓○適丁歷反　孟子卒　不稱薨不成喪也無謚先夫死不得從夫謚　繼室以聲子生隱公　聲謚也蓋孟子之姪

左繡

此篇爲不書即位傳所謂先經以始事也要表隱讓國之賢須先見桓之不當立今平平敘置絕不着一筆低昂只於隱公所生詳寫名分於桓公所生詳寫符瑞而兩君之是非了然言外史公封禪等書便純是此段筆意

而惠公薨此句中便見未嘗立隱爲太子亦未嘗立桓爲太子也着筆虛活詞簡而意微　此單句轉法上用對敘下亦對收也隱公代立而奉桓爲太弟側結中仍用雙綰令章法匀整鄭衆說同正義駁之未是

娣也諸侯始娶則同姓之國以姪娣媵元妃死則次妃攝治內事猶不得稱夫人故謂之繼室○媵以證繩證二反 突接

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 婦人謂嫁曰歸以手理自然成字有若天命故嫁之於魯● 正義曰唐叔虞魯季友不言爲而此獨言爲以宋女而作他國之妻故傳加爲以示異非手文亦有爲字也隸書起於秦末石經古文虞作㕣魯作㫄手文固當有似之者 突轉

生桓公而惠公薨 言歸魯而生男惠公不以桓生之年薨● 蓋言太子倘小

是以隱公立而奉之 隱公繼室之子當嗣世以禎祥之故追成父志爲桓倘少是以立爲大子帥國人奉之爲經元年春不書即位傳

〔經〕 巳未

元年春王正月 隱公之始年周王之正月也凡人君即位欲其體元以居正故

不言一年一月也隱雖不卽位然攝行君事故亦朝廟告朔也告朔朝正例在襄二十九年卽位例在隱莊閔僖元年○（林）孔子因魯史作春秋故以魯紀年而書王正月見周之正朔猶行于天下也周正建子正月子月也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附庸之君未王命例稱名能自通于大國繼好息民故書字貴之名例在莊五年邾今魯國鄒縣也蔑姑蔑魯地魯國卞縣南有姑城○父音甫後倣此●魯國今兗州曲阜縣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不稱國討而言鄭伯譏失教也段不弟故不言弟明鄭伯雖失教而段亦凶逆以君討臣而用二君之例者言段强大儁傑據大都以耦國所謂得儁曰克也國討例在莊二十二年得儁例在莊十一年母弟例在宣十七年鄭在滎陽宛陵縣西南鄢今頴川鄢陵縣○鄢於晚於建於然三反●滎戶扃反當作滎水名

○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宰官咺名也咺贈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豫凶事故貶而名之此天子大夫稱字之例仲子者桓公之母婦人無謚故以字配姓來者自外之文歸者不反之辭○咺吁阮反賵芳鳳反○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客主無名皆微者也宿小國東平無鹽縣也凡盟以國地者國主亦與盟例在僖十九年宋今梁國睢陽縣○睢音雖(林)三國共為盟參盟之端見矣○冬十有二月祭伯來祭伯諸侯為王卿士者祭國伯爵也傳曰非王命也釋其不稱使○祭側界反傳祭仲同●蓋畿內國富辰所謂邢茅胙祭者○公子益師卒傳例曰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所以示薄厚也春秋不以日月為例唯卿佐之喪獨託日以見義者事之得失既未足以褒貶人君然亦非死者之罪無辭可以寄文而

三講

夏時冠月紛紛註解左氏只須着一周字而意已無不足其簡潔處最不可及也

只以一字解斷得力在前面預用伏筆凡文之繁簡全在用筆先後間辨之

左氏解經最簡到如此節先解邾儀父次解公及盟蔑無一字閒

不書爵是先解後點曰儀父是先點後解一順一逆乃通部筆法之大凡

前傳先叙而後斷此傳先斷而後叙下篇兩頭叙中間斷其餘或隨叙隨斷或對叙對斷或兩事一斷或一事兩斷或中間叙兩頭斷只此三法而顛倒變化

人臣輕賤死日可畧故特假日以見義

傳元年春王周正月 ○言周以別夏殷 ○夏戸雅反 不書卽位攝也 假攝君政不修卽位之禮故史不書於策傳所以見異於常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邾子克也 ○克儀父名 未王命故不書爵曰儀父貴之也 ○王未賜命以爲諸侯其後儀父服事齊桓以奬王室王命以爲邾子故莊十六年經書邾子克卒○〔述〕 公及者内爲主也名不如字今書字以知其貴之也

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邾故爲蔑之盟 ○解所以與盟也○好呼報反後同

○夏四月費伯帥師城郎不書非公命也 ○費伯魯大夫郎魯邑

之也

此等不過備事而已

選左者無不以此爲稱首大都注意克段一邊否或兼重武姜竟以君子曰與書曰作對隊章法皆未盡合盖依經立傳本在鄭莊兄弟之際開手卻從姜氏偏愛釀禍叙入便令精神全聚于母子之間故論事以克段于鄢爲主論文以賓母于穎爲主玩其中間結局兄弟未後單收母子與起呼應一片左氏最多賓主互用筆法細讀自曉也　事在此而文在彼此例所謂錯綜合異者若執事論文必印板而後可耳

高平方與縣東南有郁郎亭傳曰君舉必書然則史之策書皆君命也今不書于經亦因史之舊法故傳釋之諸侯事傳釋不書他皆放此○方與音房預

○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　申國今南陽宛縣○宛於元反　生莊公　明是

及共叔段　嫡親母子兄先　段出奔共故曰共叔猶晉侯在鄂謂之鄂侯　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寐寤而莊公已生故驚而惡之○林史記云生之難此當是難生故武姜因而後寤●補正引應劭風俗通云兒墮地能開目視者爲寤生按此解方得驚字之意　愛共叔段欲立之　欲立以爲大子　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卽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

最重姜氏故用重筆首提而次提叔段只起手一行已定通篇大局

莊段先總一筆次分作兩筆惡字倒煞愛字順領對變而接綮左氏大概不出此法

謂之京城大叔與名曰寤生相映乃武姜溺愛口角從此提頭下三段都從姜氏而來章法一綫矣　襄時評云故張其名以驕之所以暘悅其母而陰行其毒也頗與杜氏合

口口姜氏總爲城潁伏脉

旁人着急此公一味閒閒然寫出胸有成竹

虢叔東虢君也恃制巖險而不修德鄭滅之恐段復然故開以他邑虢國今熒陽縣○虢瓜伯反●木廬

其恃險難制卻似爲弟畫長策者此莊之狡也

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

公順姜請使段居京謂之京城大叔言寵異於衆臣京鄭邑今熒陽京縣

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

○祭仲鄭大夫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墻長三丈高一丈侯伯之城方五里徑三百雉故其大都不得過百雉

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

三分國城之一

左氏最多一字句法

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

不合法度

非先王制

○全○非○毋○字○

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

○辟音避

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

使得其所宜○厭於鹽反●言當蚤作區處也

凡作三層跌落與前三請章法相配語氣由緩而急又預為下文蓄勢矣

王或菴曰三段共四問四答前一段兩問兩答是一人後兩段兩問兩答是一人此盡家疎密法

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

可見志在必斃

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斃踣也姑且也○蔓音萬踣蒲北反

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鄙鄭邊邑貳兩屬公子呂曰

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公子呂鄭大夫欲與大叔臣請事之

可

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叔久不除則舉國之民當生他心公曰

見志在必及

無庸將自及言無用除之禍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為己邑前兩屬者今皆取以為己邑

至于廩延言轉侵多也廩延鄭邑陳留酸棗縣北有延津子封

可見志在必崩

曰可矣厚將得衆子封公子呂也厚謂土地廣大公曰不義不暱厚

四層以前育後偶爲斥段而前姜氏對君字後自字對君字前早字姑字對後兩將字對細味之字字操縱在手

正敘叔段御寤莊夫人一筆從賓見主顧上起下事之機乃文之線也

始如處女後如脫兒絶妙兵機筆意一氣趕緊與之相背是爲傳神之筆

解經只四筆而自成章法首尾兩不言一倒一順中間一故曰一稱亦一倒一順前兩項先解後點後兩項便先點後解古文今文無二作法此其一班耳

將崩○不義于君不親于兄非衆所附雖厚必崩○林述不義之人不爲衆所親暱厚而無基將如墻然自然崩壞●按承上多行不義林說是

大叔完聚完城郭聚人民繕甲兵具卒○兩○字乘步曰卒車曰乘金云兩將字明是疑獄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啓開也公聞其期曰可矣○躍然而起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古者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左氏好用頂針句法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共國今汲郡共縣

書曰鄭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老吏斷獄具此四字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傳言夫子作春秋改舊史以明義不早爲之所而養成其惡故曰失教段實出

左繡

城潁句另為下半篇柱提筆。遂字本緊接伐鄢一氣寫下剔嫌文無滯摘叉鄭莊怨母深于怨弟若一連敘去不見賓主故將書法隔斷先安放大叔已畢然後抽出重筆另寫他處置其母一段公案以發洩起處一懸三請無數積恨此段落最分明最筋節處不獨起伏之妙而已　悔字良心發見乃一篇文字轉關處

語故告悔八箇字敘得何等簡括後撮敘賦詩筆意正同此前詳後畧之法起也

奔而以克為文明鄭伯志在殺難言其奔○難乃旦反 造拔法簡提 遂寘姜氏于城潁。城潁鄭地 ●寘與置通 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 林云此言不但絕母且杜諫臣之口 地中之泉故曰黃泉 既而悔之 轉提 潁考叔為潁谷封人。封人典封疆者 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 絕妙風刺 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 食而不啜羹欲以發問也宋華元殺羊為羹饗士蓋古賜賤官之常 ●補正曰爾雅肉謂之羹 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 繄語助○繄烏兮烏帝二反●廣韻繄是也 潁考叔曰敢問何謂也○據武姜在 設疑 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

處母子各各樹敵未路兩兩對收又前散後整之法

前人云遂字結上兩遂字初字直應起手一初字然言外卻是只多了一個兄弟也暗應今甚

前半克段于鄢後半寘母于潁兩事本當兩斷但一樣貶駁未免境緒無別忽借君子忽借考叔微文刺譏勝于壓斥此版換之妙凡用閒情節尾別出事外遠致其法都本于此

兩写雙提而論有詳畧然于仲子前有

叙賦詩筆意正同此前詩後畧之法起也

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隧若今延道○闕其月反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賦賦詩也融融和樂也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洩洩舒散也○洩羊世反●中融外洩叶即所賦之詩遂為母子如初段落後半四寫母字與前姜氏對看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純猶篤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不匱純孝也莊公雖失之于初孝心不怠考叔感而通之所謂永錫爾類詩人之作各以情言君子論之不以文害意故春秋傳引詩皆不與今說詩者同後皆放此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緩且子

左繡

五字後只三字于惠公前只一字後卻整對十字詳者反畧畧者反詳手意尤不測

前斷後解都兩項開說中引禮凡十二句御兩邊合說對惠公則于禮大提對仲子則于禮大發此卽後人拈一說而反復兩用之法也

事不類而連敘蓋以兩不書相對爲章法

氏未薨故名 惠公葬在春秋前故曰緩也子氏仲子也薨在二年賵助喪之物 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 言同軌以別四夷之國 諸侯五月同盟至 同在方獄之盟 大夫三月同位至 古者行役不踰時 士踰月外姻至 踰月度月也姻猶親也此言赴弔各以遠近爲差因爲葬節 贈死不及尸 尸未葬之通稱○稱尺證反 弔生不及哀 諸侯已上既葬則縗麻除無哭位諒闇終喪●補正曰杜氏短喪之說每于解中見之而實非也改云不當既窆反哭之時 豫凶事非禮也 仲子在而來賵故曰豫凶事

○八月紀人伐夷夷不告故不書 夷國在城陽莊武縣紀國在東莞劇

傳于春秋之未記惇之四年于春秋之
始記惠之季年見世系之源流亦所以
攬一書之顛末蓋全部一大照應也

改葬會葬兩事相因而連敘此兩不書
又以斷包敘首尾相應爲章法
前聞改葬而來賵此桀歸賵而改葬皆
不可知矣

繇隱十一年傳例曰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告則否
史不書于策故夫子亦不書于經傳見其事以明春
秋例也他皆放此○蜚音官

有蜚不爲災亦不書

蜚負蠜也莊二十九年傳例曰凡物不爲災不書又于此發之者明傳之所據非唯史策兼采簡牘之記他皆放此

○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

黃宋邑陳留外黃縣東有黃城○敗必邁反敗他也

公立而求成焉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始通也

經無義例故傳直言其歸趣而已他皆放此

○冬十月庚申改葬惠公公弗臨故不書

以桓爲大子故隱公讓而不敢爲喪主隱攝君故據隱而言

惠公之薨也有宋師大子少葬

因奔衛而伐鄭因伐鄭而伐衛此是原敘許多層折因使私而請往因弗許而遂行此是正敘許多層折中間卻以請師于邾四字作上下關捩用筆最簡而圓也

前弗臨不見註在兩不書之上此非公命註在兩不書之下只一倒便別

章斷而意聯亦一敘事法

諸侯故有闕是以改葬。衛侯來會葬不見公亦不書公弗臨故會葬非禮也不得接公成禮故不書于策他皆放此衛國在汲郡朝歌縣

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公孫滑共叔段之子衛人爲之伐鄭取廩延鄭人以王師虢師伐衛南鄙虢西虢國也弘農陝縣東南有虢城請師于邾邾子使私于公子豫公子豫魯大夫私請師豫請往公弗許遂行及邾人鄭人盟于翼翼邾地不書非公命也

新作南門不書亦非公命也非公命不書三見者皆興作大事各舉以

非公命非王命比類而觀周魯所以同歸于弱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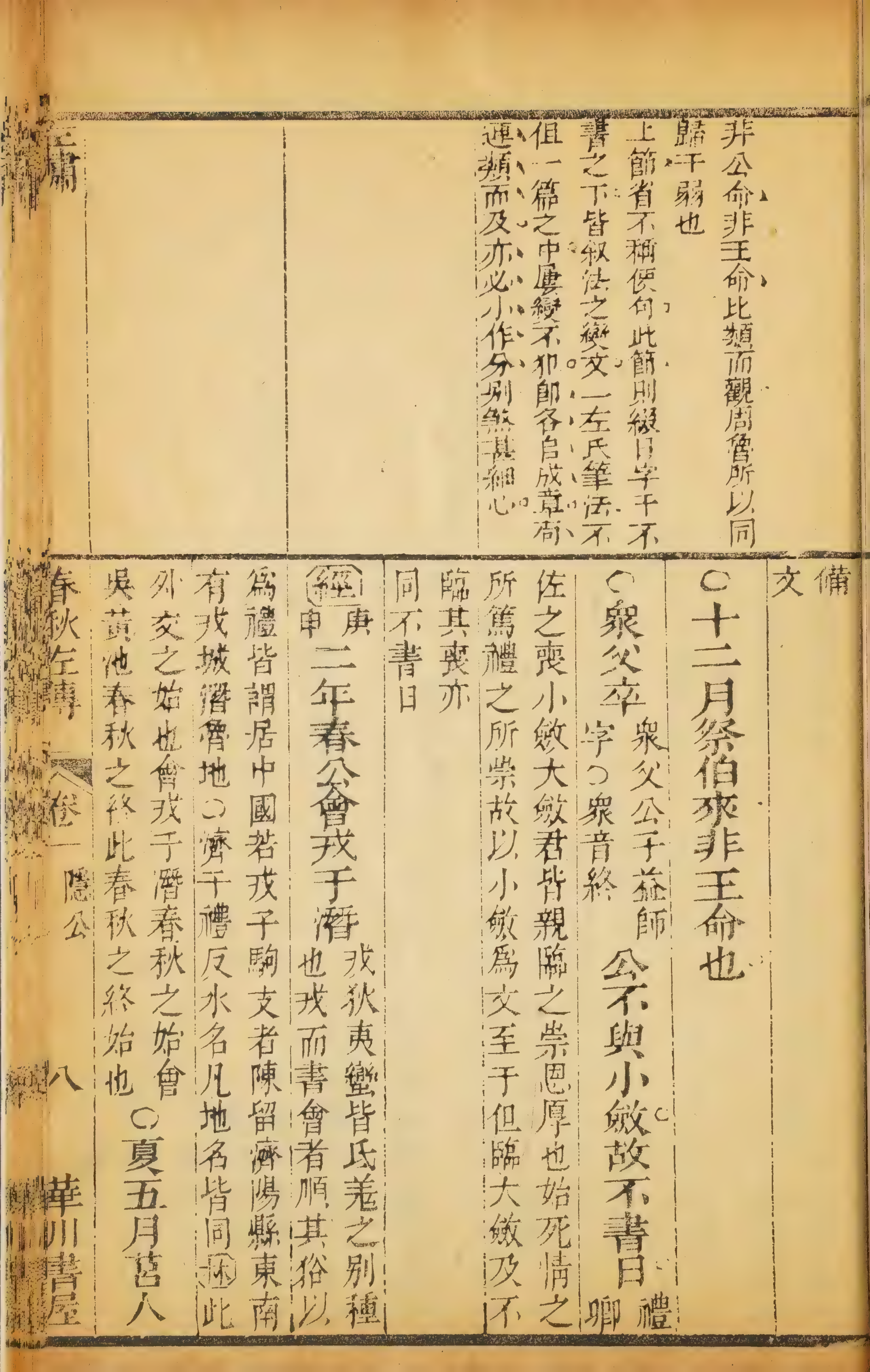
上節省不稱使句此節則綴日字于不書之下皆叙法之變文一左氏筆法不但一篇之中屢變不印即各自成章而連類而及亦必小作分別無甚細心

備文

〇十二月祭伯來非王命也

〇衆父卒 衆父公子益師字〇衆音終 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 禮卿佐之喪小斂大斂君皆親臨之崇恩厚也始死情之所篤禮之所崇故以小斂爲文至于但臨大斂及不臨其喪亦同不書日

經 庚申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戎狄夷蠻皆氐羌之別種也戎而書會者順其俗以爲禮皆謂居中國若戎子駒支者陳留濟陽縣東南有戎城潛魯地〇潛千禮反水名凡地名皆同放此 外交之始也會戎于潛春秋之始會吳黃池春秋之終此春秋之終始也 〇夏五月莒人



入向向小國也譙國龍亢縣東南有向城莒國今城陽莒縣也將卑師少稱人弗地曰入例在襄十三年○向舒亮反●補正曰龍亢在今鳳陽之懷遠疑遠于欽齊乘言今沂州西南一百里有向城鎮近是

○無駭帥師入極無駭魯卿極附庸小國無駭不書氏未賜族賜族例在八年○(林)無駭帥師大夫專兵之端見矣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八月無庚辰庚辰七月九日也日月必有誤○(林)唐魯地此盟戎之始也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裂繻紀大夫傳曰卿為君逆也以別卿自逆也逆女或稱使或不稱使昏禮不稱主人史各隨其實而書非例也他皆放此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無傳伯姬魯女裂繻所逆者

○紀子帛莒子盟于密子帛裂繻字也莒魯有怨

瑣事經其筆輒復醞藉。莒人入向節

以點經爲叙事筆法輕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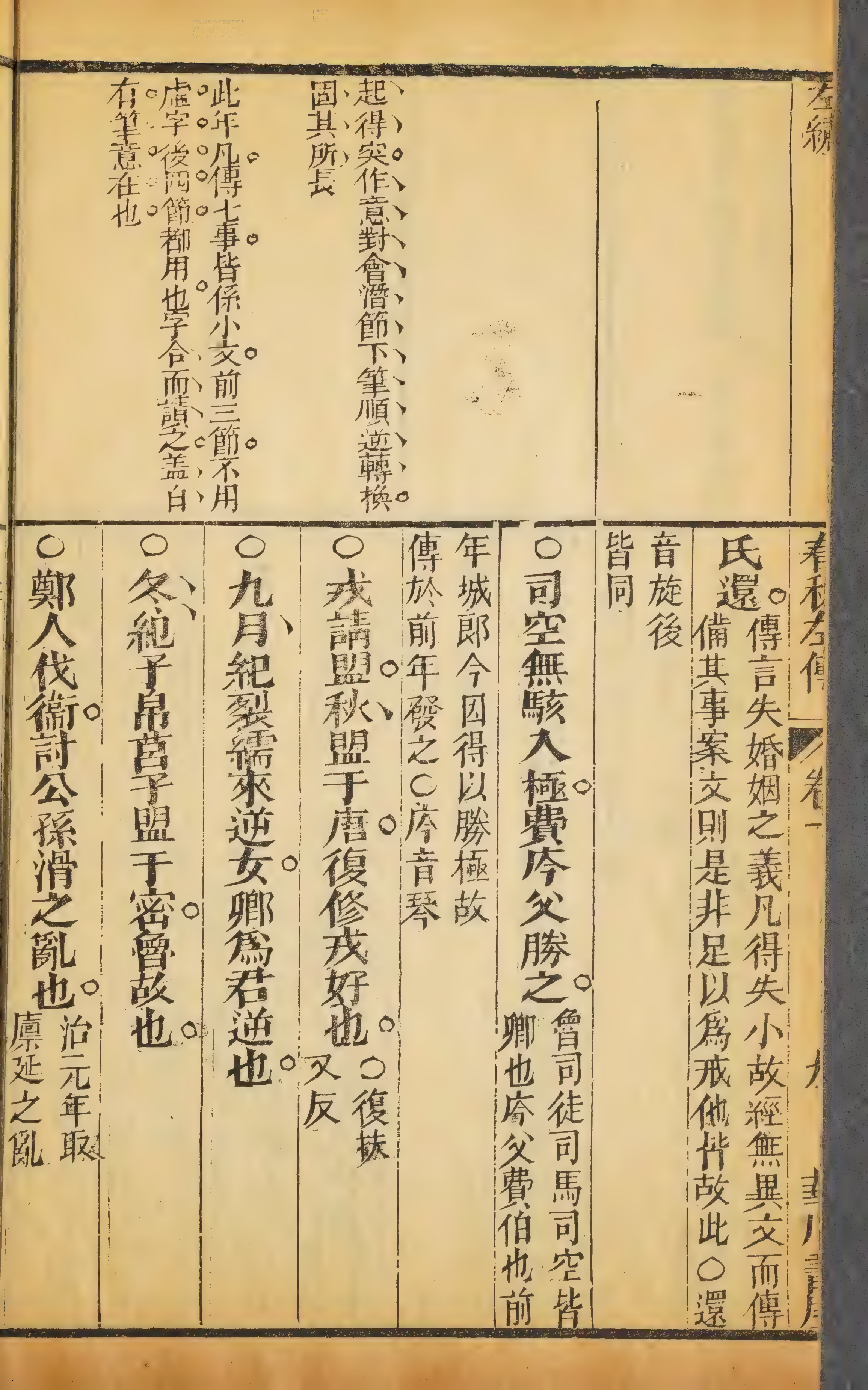
杞侯既昏于魯使大夫盟莒以和解之子帛爲魯結好息民故傳曰魯故也比之內大夫而在莒子上稱字以嘉之也字例在閔元年密莒邑城陽淳于縣東北有密鄉 ○林此外特相盟之始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無傳桓未爲君仲子不應稱夫人隱讓桓以爲大子成其母喪以赴諸侯故經于此稱夫人也不反哭故不書葬例在三年 ○鄭人伐衛 凡師有鐘鼓曰伐例在莊二十九年

○林此諸侯專征伐之始。

傳二年春公會戎于潛修惠公之好也。戎請盟。公辭。許其修好而不許其盟

禦夷狄者不壹而足

○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夏莒人入向以姜



氏還 ○傳言失婚姻之義凡得失小故經無異文而傳備其事案文則是非足以爲戒他皆故此○還音旋後皆同

○司空無駭入極費庈父勝之 ○曾司徒司馬司空皆卿也庈父費伯也前年城郎今因得以勝極故傳於前年發之○庈音琴

○戎請盟秋盟于唐復修戎好也 ○復扶又反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卿爲君逆也

○冬紀子帛莒子盟于密魯故也

○鄭人伐衛討公孫滑之亂也 治元年取廩延之亂

起得突作意對會潛節下筆順逆轉換固其所長

此年凡傳七事皆係小文前三節不用虛字後四節都用也字合而讀之蓋自有筆意在也

(經)辛酉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無傳日行遲一歲一周天月行疾一月一周天一歲凡十二交會然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小有盈縮故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雖正陽之月君子忌之故有伐鼓用幣之事今釋例以長歷推經傳明此食是二月朔也不書朔史失之

○三月庚戌天王崩 周平王也實以壬戌崩欲諸侯之速至故遠日以赴春秋不書實崩日而書遠日者即傳其偽以懲創臣子之過也襄二十九年傳曰鄭上卿有事使印段如周會葬今不書葬魯不會○(林)平王崩桓王立

○夏四月辛卯君氏卒 隱不敢從正君之禮故亦不敢備禮于其母

○秋武氏子來求賻 武氏子天子大夫之嗣也平王喪在殯新王未得行其爵命聽于冢宰故傳曰王未葬釋其所以稱

與甲戌巳丑兩赴陳侯相似而不同

父族又不稱使也魯不共奉王喪致令有求經直文
以示不敬故傳不復具釋也○賻音附㊑助喪之物
此來求
之始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稱卒者畧外以別內
也元年大夫盟于宿
故來赴以名例在七年
○㊑穆公卒殤公立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來告故書石門齊地或曰濟北盧縣故城西
南濟水之門○㊑此特相盟之始書石門以
志諸侯之合書醎以志諸侯之散
以見春秋之終始齊鄭爲之也

○癸未葬宋穆公

無傳魯使大夫會葬故書始死書卒史在國承赴爲
君故惡其薨名改赴書也書葬則舉謚稱公者會葬
者在外據彼國之辭
也書葬例在昭六年

〔傳〕三年春王三月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

經只三字卻作兩層解先解卒字後解君氏然以君氏爲重此書法之最變者看起手將聲子也提明中間指破不稱夫人而末以曰君氏作歸結意可知已

爲公故三字承上不書姓起下曰君氏乃插註法用筆最簡而變也

克段篇是原敘法此篇是正敘法同以君子作斷前篇案多而斷少此篇案簡而斷詳各成一局此又其大凡矣

○夏君氏卒聲子也不赴于諸侯不反哭于寢不祔于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 夫人喪禮有三薨則赴于同盟之國一也既葬日中自墓反虞于正寢所謂反哭于寢二也卒哭而祔于祖姑三也若此則書曰夫人某氏薨葬我小君某氏此備禮之文也其或不赴不祔則爲不成喪故死不稱夫人薨葬不言葬我小君某氏反哭則書葬不反哭則不書葬今聲子三禮皆闕釋例論之詳矣○祔音附 不書姓爲公故曰君氏 不書姓辟正夫人也隱見爲君故特書于經稱曰君氏以別凡妾媵

○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 卿士王卿之執政者 言父子秉周之政 林 王貳于虢 云貳怨皆在心地上看出爲不由中之案 虢西虢公亦仕王朝王欲分政于虢不復專任鄭伯 鄭伯怨王王曰無

起句名分秩然後並稱二國則忝離降爲國風之意耳　雖以周鄭並稱卻以王爲主君君而後臣臣也看王貳于虢王曰無之等句可見

交質先提而後叙交惡先叙而後結分在中間合在兩頭一順一逆運用尤佳

開口一句斷煞以下只用反筆透寫此對面冷刺法中數語是即小見大法

虛筆作頌實筆作排引証作掉一意翻做三層說無一字粘煞質上只用蜻蜓點水法一點一點直空靈排宕之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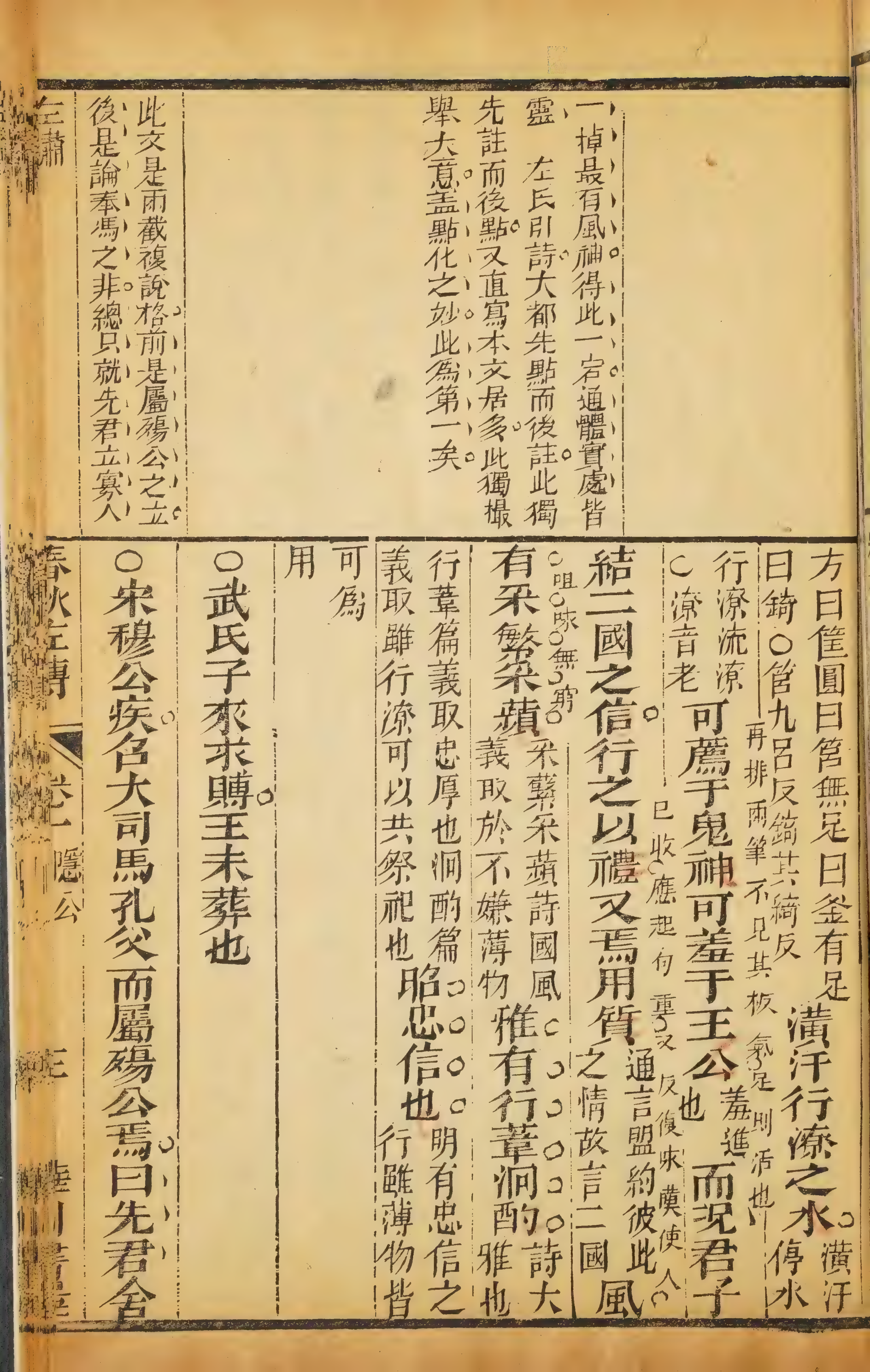
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爲質于鄭鄭公子忽爲質于

王子公子見非薄物之比

周王子狐平王子○質音致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周人遂成平王本意○畀必二反與也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四月今二月也秋今之夏也麥禾皆未熟言取者芟踐之溫今河內溫縣成周洛陽縣也周鄭交惡兩相疾惡●按質惡皆當如字讀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閒之苟有明

四句一串與平排者迥別

信澗谿沼沚之毛谿亦澗也沼池也沚小渚也毛草也蘋蘩薀藻之菜蘋大蓱也蘩皤蒿薀藻聚藻也○薀紆粉反藻音早蓱蒲丁反皤蒲多反筐筥錡釜之器



一掉最有風神得此一宕通體實處皆靈　左氏引詩大都先點而後註此獨先註而後點又直寫本文居多此獨撮舉大意盖點化之妙此爲第一矣

此文是兩截複說格前是屬殤公之立後是論奉馮之非總只就先君立寡人

方曰筐圓曰筥無足曰釜有足曰錡○筥九呂反錡其綺反

潢汙行潦之水○潢汙停水行潦流潦○潦音老

再排兩筆不見其板氣足則活也

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也羞進而況君子

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通言盟約彼此之情故言二國

已收○應起句重又反復來奠使人

風有采蘩采蘋采蘩采蘋詩國風義取於不嫌薄物

咀○咏○無○窮

雅有行葦泂酌詩大雅也行葦篇義取忠厚也泂酌篇義取雖行潦可以共祭祀也

昭忠信也明有忠信之行雖薄物皆可爲用

○武氏子來求賻王未葬也

○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

上發出不可不合馮而立與夷之意前段虛後段實後段只申說前段而語意各有所主若復而無味何取乎複也兩段一句一轉前何辭句以虛筆作折後豈曰句以反筆作折尤婉轉有風致固知文無今古以曲爲工　兩段皆以主社稷爲眼目所謂命以義也

公羊以宋禍罪宣公左氏極善附會況奉馮之對居鄭之使後事已明明料及而篇尾只有美無刺若絕不知有華督之事者此非疎也文各有局此篇尸尸先君自應以知人斷結史家得失互見最識此意若添入旁意一筆事備而文雜矣

與夷而立寡人先君穆公兄宣公也與夷宣公子寡即所屬殤公○與加字一音餘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此只虛逗留于下段實發亦無悔焉對曰羣臣願奉馮也馮穆公子莊公也○馮皮冰反音明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爲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言不讓則不足稱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先君以舉賢爲功我若不賢是廢之使公子馮出居于鄭辟殤公也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殤公

叙穆公事却以賛宣公作結賛宣正所以賛穆也與克段篇雖美刺不同其筆法則自一耳

孫執升曰宣之立穆穆之屬殤皆不失爲盛德事亾終者皆其後人耳或乃府獄兩君雖曰推本亂始恐非春秋忠恕之旨

此篇特詳石碏諫寵一番議論爲州吁弒君張本起手從莊姜叙入爲六逆等

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命出於義也夫語助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其是之謂乎詩頌言殷湯武丁受命皆以義故任荷天之百祿也帥義而行則殤公宜受此命宜荷此祿公子馮不帥父義忿而出奔因鄭以求入終傷咸宜之福故知人之稱唯在宣公也殷禮有兄弟相及不必傳子孫宋其後也故指稱商頌

○冬齊鄭盟于石門尋盧之盟也盧盟在春秋前盧齊地今濟北盧縣故城庚戌鄭伯之車僨于濟對僨入既盟而遇大風傳記異也十二月無庚戌日誤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得臣齊太子也大子

左繡

伏筆也不碏因其父子之間起便倂論其夫婦嫡妾之際本是暗諷左氏却先替他叙明來歴此最是史家伏案精細處使後之讀者不知爲是因交而綴其事不知爲是因事而綴其文但見其照應入妙而已矣　雖從莊姜叙起却不重寫他賢而失位只輕輕將賦碩人一點便足其意總以無子巳子跌出嬖人之子所以歸倂諫寵州吁作一個頭緒也與克段篇作意相似而不同　公子州吁特作提筆又非他處換頭之比其從上投對舉出落詳略輕重有體有法而變化之妙只于一順一逆間辨之　石碏語作兩層讀前一層正論後一層推論妙于中間特着反接開宕之筆既東上又動下文勢靈活若徑接賤妨貴

不敢居上位故常處東宮　美而無子衛人所爲賦碩人也　實証用虛筆最有風致　碩人詩義取莊姜美于色賢于德而不見荅終以無子國人憂之　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　總非嬖人之比　陳今陳國陳縣　早死　嬀九危反　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已子　對惡之　嬀陳姓也厲戴皆謚雖爲莊姜子然大子之位未定　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　此便是義　嬖親幸也賤而得幸曰嬖　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敎之以義方　照六順　石碏衛大夫　碏七略反　照六逆　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　輕點一筆留于下半重發　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爲禍　言將立爲大子則宜早定若不早定州吁

云云便直而少致不但上段收煞少力而已　兩截中間用轉捩乃通部筆法之大凡　上論州吁此下帶論嬖人論事則前爲後伏論文則後爲前應章法圓密如環無端　兩層皆以義字爲眼目

林西仲曰衛州吁始末弒立伐鄭傳則專罪州吁殺州吁石厚傳則專美石碏此傳則叙過寵速禍之由專責莊公也

孫執升曰桓公立而石碏老先正謂其善于藏用予謂使石碏身相桓公早爲銷弭則君臣父子之間亟受其禍今家國所傷不既多乎古之純臣不憂其身之老而憂其國之危故必國之無患而後可以老彼石碏者何以老哉

必緣寵而爲禍　○泆音逸蕩也

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　慣用頂鍼句法

而能眕者鮮矣　如此者少也降其身則必恨恨則思亂不能自安自重○眕之忍反●說文目有所恨而止也

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　平平寫來不露痕迹

大　○小國而加兵於大國如息侯伐鄭之比●按此處只作妄加于夫說

淫破義所謂六　將立州吁不過

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　借作反跌然未免痴人前說夢矣此處極言其不臣行君之義

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　可寵乃相救法、卽併上作三疊亦左氏慣家

○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　帶叙○收中段

桓公立乃老　收首段　老致仕也四年經書州吁弒其君故傳先經以始事○去起呂反●事在春秋

左繡

前桓公此時立已十五年矣

〔經〕壬戌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無傳書取言易也例在襄十三年杞國本都陳留雍丘縣推尋事跡桓六年淳于公亡國杞似并之遷都淳于僖十四年又遷緣陵襄二十九年晉人城杞之淳于杞又遷都淳于牟婁杞邑城陽諸縣東北有婁鄉○〔林〕此伐國取邑之始

○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　稱臣弒君臣之罪也例在宣四年戊申三月十七日有日而無月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遇者草次之期二國各簡其禮若道路相逢遇也清衛邑濟北東阿縣有清亭○〔林〕此特相遇之始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林〕此諸侯會伐之始亦東諸侯分黨之始於是齊鄭一黨也魯宋陳蔡衛一黨也東諸侯分黨

而天下始多故矣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公子翬魯大夫不稱公子疾其固請强君以不義也諸外大夫貶皆稱人至于內大夫貶則皆去族稱名于記事之體他國可言某人而已國之卿佐不得言魯人此所以爲異也翬溺去族傳曰疾之叔孫豹則曰言違命此其例也 ○翬許歸反（林）此大夫專將之始于是翬得兵而循至于弒君矣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州吁弒君而立未列于會故不稱君例在成十六年濮陳地水名 ○濮音卜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衛人逆公子晉而立之善其得衆故不書入于衛變文以示義例在成十八年 ○（林）桓公弟宣公立

（傳）四年春衛州吁弒桓公而立 ○公與宋公爲會將

此篇而榮後斷斷之妙妙于正喻夾寫。叅之妙妙于賓主互用。葢此篇自以州吁為主經御以宋主兵文于三國獨詳告宋便令宋出一頭地然後輕輕將陳蔡方睦合到衛人伐鄭只依經平點而賓主了然敘事最有手法議論之佳乃有目共睹者耳

三頭以和民為主修怨求寵皆所以為和民地也亦語語為亂字起本矣。

尋宿之盟未及期衛人來告亂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着末點經與前文法又。

變 宿盟在元年○(林)因衛亂而簡其禮以相見

○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于鄭。謂二年鄭人伐衛之怨 而求寵于諸侯以和其民。諸篡立者諸侯既與之會則不復計故欲求此寵 照虐民 使告于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害謂宋公子馮 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言舉國之賦調 ○從才用反 宋人許之 應求寵 應 于是陳蔡方睦于衛。蔡今汝南上蔡縣 故宋公陳侯蔡人衛

只五日耳便有死生契濶之痛民之不和可知已

問一衞州吁卻對兩夫州吁一意分作兩層說妙甚旣以兩夫州吁提頭作對中間又夾入一夫字便滅去比偶之迹而兵字承上轉下雖對而實遞筆法最佳

尸三點亂字斷煞州吁

難以濟矣應䝉之睛結成字必不免矣

應自焚明結成字而德字亂字前提後應首尾曲環章法極整又極圓也

徐揚貢曰四段捕兩喻文如錯繡尤妙于不說盡古人唯善用虛故少以勝多

此節雖爲翬帥師解斷卻不重論翬故只以疾之也三字輕撇而前後于宋公

［修怨 不敢久役也應和民 俞云忽入魯公］

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公問于衆仲曰衞州吁［遝應遇 清］其成乎［衆仲魯大夫］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亂謂阻兵 應］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絲見棼縕益所以 亂○棼扶云反］夫州吁阻兵而安忍［而安 忍 好兵］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恃兵則民殘民殘則衆叛 安忍則刑過刑過則親離］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弒其君而虐用其民于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明係州吁轉託］

○秋諸侯復伐鄭宋公使來乞師［乞師不書非卿］公辭之［從衆］

左繡

乞師諸侯敗鄭特詳總寫州吁欲以亂成作前後兩篇過脈耳傳有題面在此而文意在彼者此類是也

此篇傳殺州吁自應以吁為主然石碏難處又不在吁而在厚文從州吁未能和民敘起已立一篇之主而一則問再則曰厚從三則曰厚與莅殺兩兩對寫而中間直稱二人不分首從至末單以大義滅親贊補為純臣却全注重厚一邊蓋論事則吁主而厚賓論文則吁賓而厚主看他起處從主入賓結處反賓為主中間由平而側妥放無迹手法絕佳 尤妙在單寫石厚而仍不畧

仲之 羽父請以師會之。羽父公子翬 公弗許。固請而行故書曰翬帥師疾之也。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時鄭不車戰 跟前篇來是直起法

○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于石子 石子石碏也 以州吁不安諸其 遠遠說來使之不覺 借得妙 石子曰王覲為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于王 亦跟前篇來使之不疑 林此時桓公尚存未應有謚蓋左氏追書之 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 燕燕之詩稱子朝不聞焉殺其由而 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于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為也 朝其國蓼蓼可怜乃隨老人計中矣 此二人者實弒寡君敢即

州吁結惡州吁三字尤帶得法察左氏于賓主互用尤有並行不悖之妙不可不深思而熟玩之也

明是石碏御目以衞人雖曰國討之辭然作者正特特襯托下文殺厚单出一人之意以見其爲大義滅親之嚴且斷也此種筆法獨史公得之耳

唐錫周曰考叔純孝石碏純臣弁冕全書于秋華衮傳之所以翼經也已

孫執升曰讀告陳語至今凜凜有生氣懷光有子不厚有父皆能立大功于君國而不能變逆節于家庭其不幸豈非天耶

圖之○八十日耄稱國小已老自謙以委陳使因其往就圖之○補正曰大夫七十而致事自稱曰老夫 ○唐云○連寫三使字如風馳電掣○○ 陳人執之而請涖于衞 請衞人自臨討之 九月衞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獳羊肩涖殺石厚于陳 陳以私意竊石子故留之陳耳 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 子從弒君之賊國之大逆不可不除故曰大義滅親明小義則當兼子愛之○獳奴侯反〔林〕石碏伸君臣之大義滅父子之私情合于古人大義滅親之說

○衞人逆公子晉于邢冬十二月宣公卽位 公子晉也 書曰衞人立晉衆也

〔經〕〔隱〕癸亥　五年春公矢魚于棠　書陳魚以示非禮也書棠譏遠地也今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魯侯觀魚臺　○夏四月葬衛桓公○秋衛師入郕　將卑師衆但稱師此史之常也　○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成仲子宮安其主而祭之惠公以仲子手文娶之欲以爲夫人諸侯無二嫡蓋隱公成父之志爲別立宮也公問羽數故書羽婦人無謚因姓以名宮　○邾人鄭人伐宋　邾主兵故序鄭上　○螟　無傳蟲食苗心者爲災故書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　大夫書卒不書葬葬者臣子之事非公家所及○彄苦侯反　○宋人伐鄭圍長葛　潁川長社縣北有長葛城○〔林〕此書圍之始也伐國不言圍邑僖之前書之

此篇前整後散格講事備用前用對起後用逓收講事正說器用反說以器用即在講事中也而兩層分應講事則先點而後排器用則先排而後點便令實處反正相接在中間而眼目呼應包絡在兩頭此種格律極其平易然古今作手實無能出其範筆者

通篇以君將納民于軌物句為主前後三點君字鄭重有筆法

〈傳〉五年春公將如棠觀魚者 棠如往也○觀魚者本亦作漁者●按漁乃後人所添古人固即以取魚為魚者如草人獸人之類 （開局）

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 （岩斷） 臧僖伯公子彄也僖諡也大事祀與戎●正義曰僖伯字子臧其孫始得以王父字為氏今加臧于僖伯之上以其為臧氏之祖傳家追言之也

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 （承） 材謂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也器用軍國之器●按器用兼俎豆甲兵之需說 （上轉下用筆圓勁）

君將納民于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 ●合度量者為軌 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 ●可采擇者為物 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 言器用衆物不入法度則為不軌不物亂敗之

林西仲曰一家說來莊重中有流動之氣

俞寧世曰觀魚是公隱情未嘗明戒有司故僖伯只泛陳道理未嘗指實猶質肅穆謨誥之遺

所起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蒐索擇取不孕者苗為苗除害也獮殺也以殺為名順秋氣也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蒐所求反獮息淺反說文作𤞤索所百反皆於農隙以講事也。各隨時事之間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雖四時講武猶復三年而大習出曰治兵始治其事入曰振旅治兵禮畢整衆而還振整也旅衆也以字貫下五○歸而飲至。以數軍實。飲于廟以數車徒器械及所獲也○數所主反昭文章。車服旌旗明貴賤。辨等列。等列行伍順少長。出則少者在前還則在後所謂順也○杜少者在前趨敵之義還則在後殿師之義句亦總承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于俎。俎祭宗廟器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謂以飾法度之器則公

結句单收則君不舉焉首尾呼應一片以解書法作結直應起如棠觀魚者句蓋于文自爲起訖而于事又自爲起訖也嗚呼密矣　凡以叙事包議論者皆以是觀之

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皁隷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隷言取此雜猥之物以資器備是小臣有司之職非諸侯之所親也○射食亦反皁才早反公曰吾將畧地焉亦託之乎執孫辭以畧地畧總攝巡行之名傳曰東畧之不知西則否矣○行下孟反遂往陳魚而觀之陳設張也公大設補魚之備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矢亦陳也棠實他竟故曰遠地○朱子曰據傳則君不射又曰四時之田皆于農隙以講事則矢魚是將弓矢去射之如漢武帝親射江中鮫之類

○曲沃莊伯以鄭人邢人伐翼曲沃晉別封成師之邑在河東聞喜縣莊

兩層亦以順逆為筆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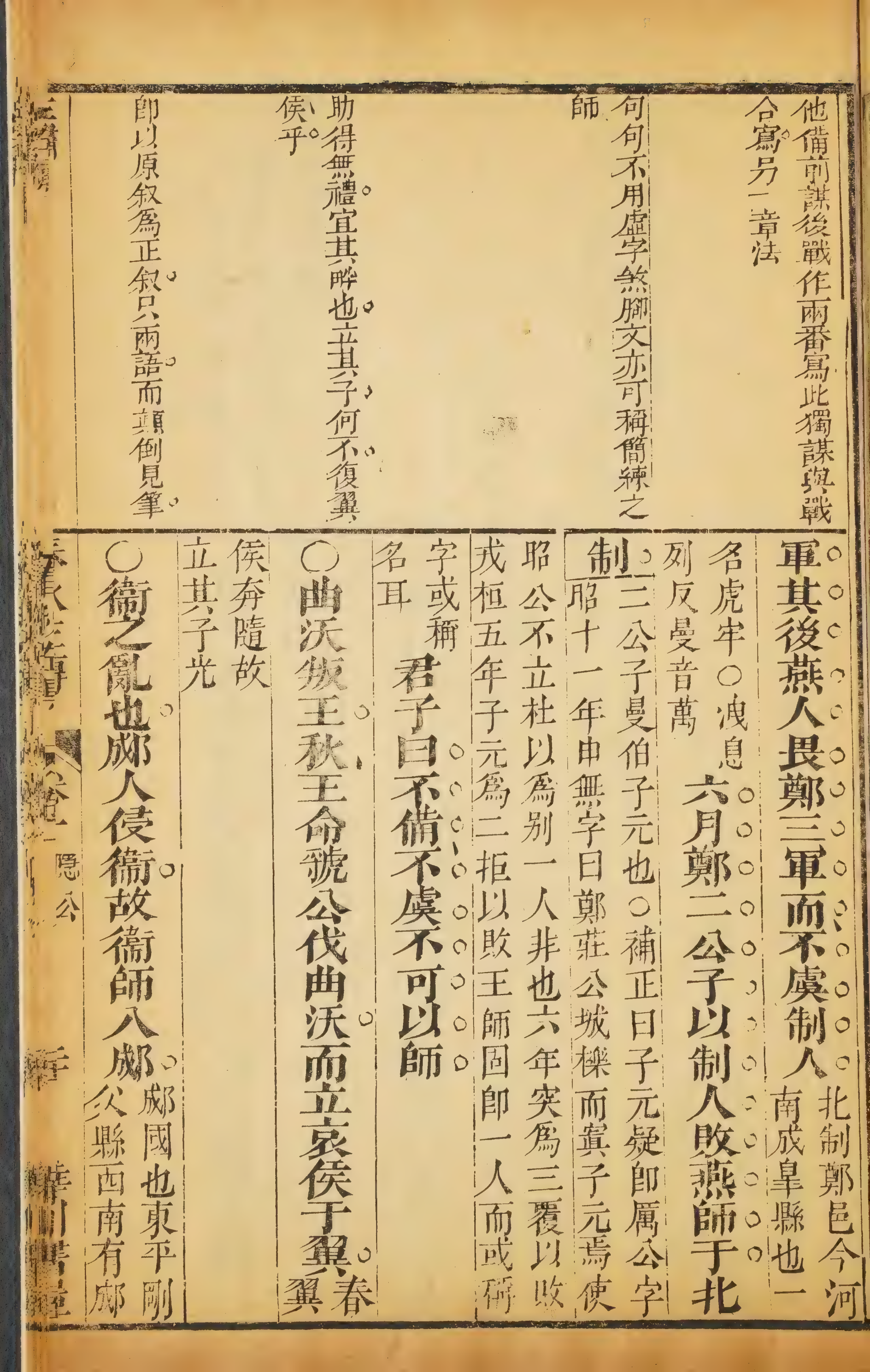
左氏敘戰最工有極長者有極短者長者奇而變短者簡而提如此篇不過三四語而畫四軍字又疊兩制字讀去便目絢爛駭奏結亦以三不字相配筆力精悍寸鐵殺人

伯成師子也翼晉舊都在平陽絳邑縣東邢國在廣平襄國縣○沃烏毒反 王使尹氏武氏助之翼侯奔隨 尹氏武氏皆周世族大夫也晉內相攻伐不告亂故不書傳具其事為後晉事張本曲沃及翼本末見桓二年隨晉地

○夏葬衛桓公衛亂是以緩 有州吁之亂十四月乃葬傳明其非慢也

○四月鄭人侵衛牧 牧衛邑經書夏四月葬衛桓公今傳直言夏而更以四月附鄭人侵衛牧者于下事宜得月以明事之先後故不復備舉經文三年君氏卒其義亦同他皆放此 以報東門之役 東門役在四年 衛人以燕師伐鄭 南燕國今東郡燕縣 鄭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子元潛軍

○死字活用



他備前謀後戰作兩番寫此獨謀與戰合寫另一章法

何何不用虛字煞脚文亦可稱簡練之師

助得無禮宜其辭也立其子何不復翼侯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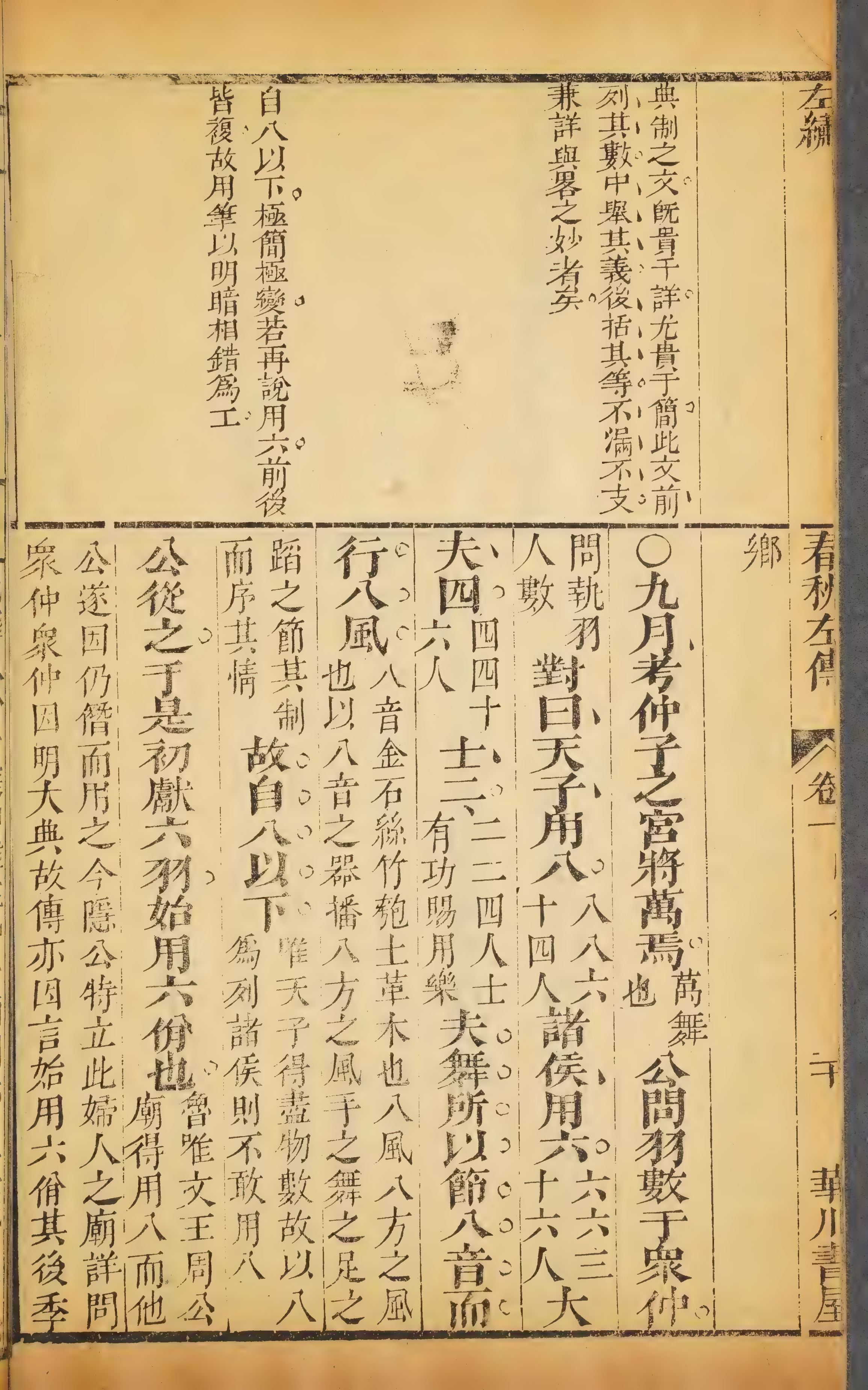
卽以原叙爲正叙只兩語而顛倒見筆

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北制鄭邑今河南成皐縣也一名虎牢○洩息　六月鄭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于北制列反曼音萬

二公子曼伯子元也○補正曰子元疑卽厲公字昭十一年申無宇曰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杜以爲別一人非也六年突爲三覆以敗戎桓五年子元爲二拒以敗王師固卽一人而或稱字或稱名耳　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曲沃叛王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春翼侯奔隨故立其子光

○衛之亂也郕人侵衛故衛師入郕郕國也東平剛父縣西南有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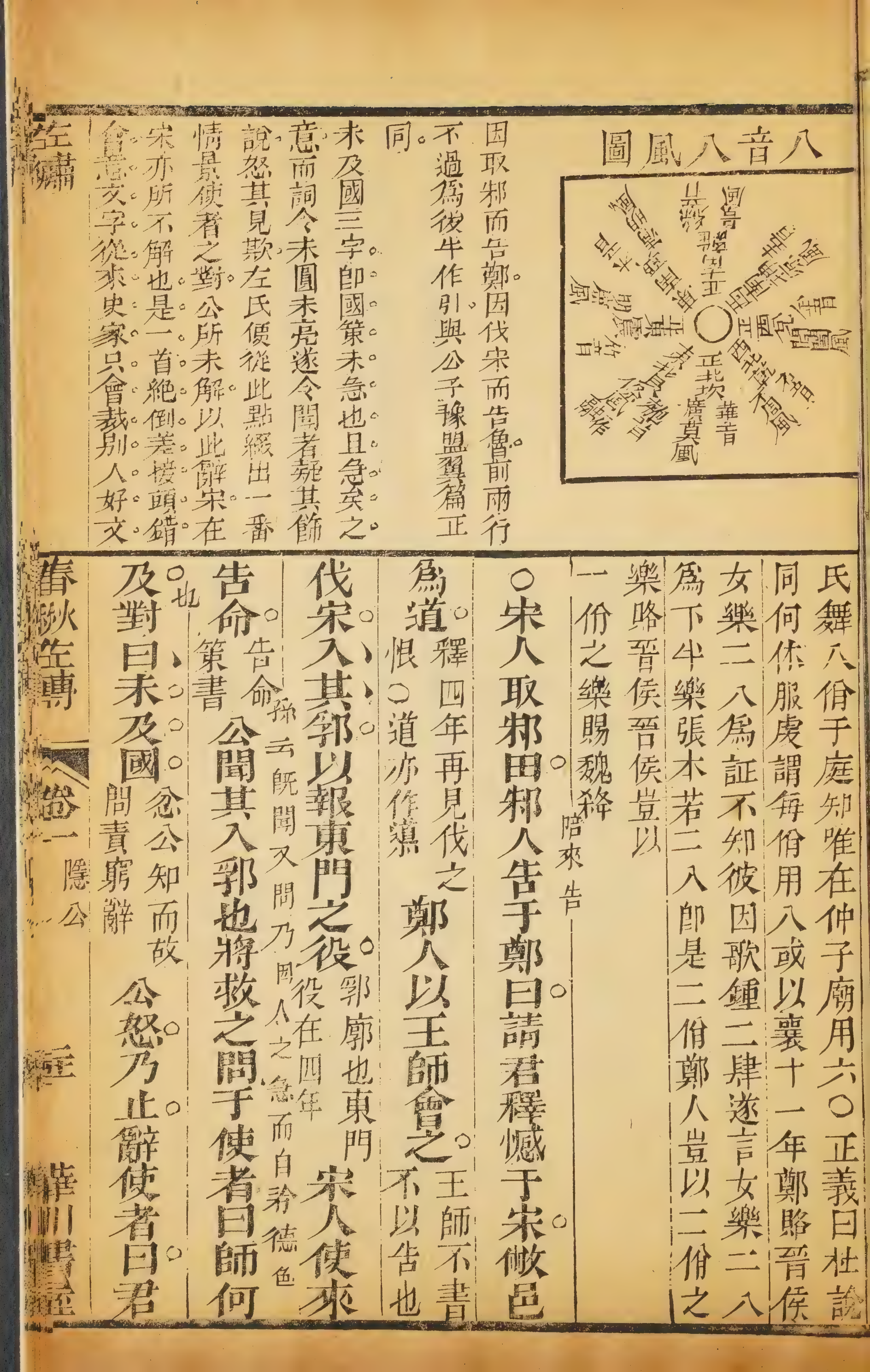


典制之文既貴于詳尤貴于簡此文前列其數中舉其義後括其等不漏不支兼詳與畧之妙者矣

自八以下極簡極變若再說用六前後皆複故用筆以明暗相錯爲工

鄉

○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焉萬舞也公問羽數于衆仲問執羽人數對曰天子用八八八六十四人諸侯用六六六三十六人大夫四四四十六人士二二二四人士有功賜用樂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八風八方之風也以八音之器播八方之風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節其制而序其情故自八以下唯天子得盡物數故以八爲列諸侯則不敢用八公從之于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魯唯文王周公廟得用八而他公遂因仍僭而用之今隱公特立此婦人之廟詳問衆仲衆仲因明大典故傳亦因言始用六佾其後季



八音八風圖

因取邾而告鄭。因伐宋而告魯。前兩行不過爲後半作引與公子豫盟翼篇正同。

未及國三字卽國策未急也且急矣之意而詞令未圓未亮遂令聞者疑其飾說怒其見欺左氏便從此點綴出一番情景使者之對公所未解以此辭宋在宋亦所不解也是一首絕倒着接頭錯會意文字從來史家只會裁別人好文

氏舞八佾于庭知唯在仲子廟用六○正義曰杜說同何休服虔謂每佾用八或以襄十一年鄭賂晉侯女樂二八爲証不知彼因歌鍾二肆遂言女樂二八爲下半樂張本若二八卽是二佾鄭人豈以二佾之樂賂晉侯晉侯豈以一佾之樂賜魏絳

○宋人取邾田邾人告于鄭曰請君釋憾于宋敝邑陪來告爲道○釋四年再見伐之恨○道亦作導 鄭人以王師會之○王師不書不以告也 伐宋入其郛以報東門之役○郛郭也東門役在四年 宋人使來告命○告命策書 孫云既聞又問乃因人之急而自矜德色○念公知而故問也 公聞其入郛也將救之問于使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問責窮辭 公怒乃止辭使者曰君

字作自巳好文字亦能黜別人不好文
字作自巳好文字者乎那得不傾倒吾
左公也

兩寡人相連有憾弗忘一順一逆只兩
語而圓緊有法

生不能聽死而禮之隱葬僖伯與哀誄
老父祖孫一轍也惜哉

命寡人同恤社稷之難今問諸使者曰師未及國非
寡人之所敢知也為七年公伐邾傳
○冬十二月辛巳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
諸侯稱同姓大夫長曰伯父少曰叔父有恨恨諫觀魚不聽
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加命服之等●正義曰註自爲呼大臣之法其實僖伯惠公之子隱公之叔非以其幼少也
○宋人伐鄭圍長葛以報入郛之役也

〖經〗甲子六年春鄭人來渝平和而不盟曰平○〖林〗書渝平以志諸侯之合書及鄭
平以志諸侯之散諸侯
合而天下始多故矣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

此春秋之始天下一轉局也

只敘一人名耳御詳其地詳其族詳其官并詳其所自出然甚鄭重謂之鄂侯下筆又何輕也只此兩筆可以得手法輕重之概矣

因逆隨納鄂特冠一翼字以見其爲舊臣也對照鄂侯不勝舉目山河之嘆

于艾 泰山牟縣東南有艾山 艾齊地此齊魯交會之始 ○林 ○秋七月 雖無事而書首月具四時以成歲也他皆放此 ○冬宋人取長葛 秋取冬乃告也上有伐鄭圍長葛長葛鄭邑可知故不言鄭也前年冬圍不克而還今冬乘長葛無備而取之言易也

傳 六年春鄭人來渝平更成也 ○渝變也公之爲公子戰于狐壤爲鄭所執逃歸怨鄭鄭伐宋公欲救宋宋使者失辭公怒而止忿宋則欲厚鄭鄭因此而來故經書渝平傳曰更成

○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逆晉侯于隨 ○翼晉舊都也唐叔始封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遂世爲晉强家五正五官之長九宗一姓爲九族也頃父之子嘉父晉大夫 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 ○鄂晉別邑諸地名疑者皆言有以示不審闕者不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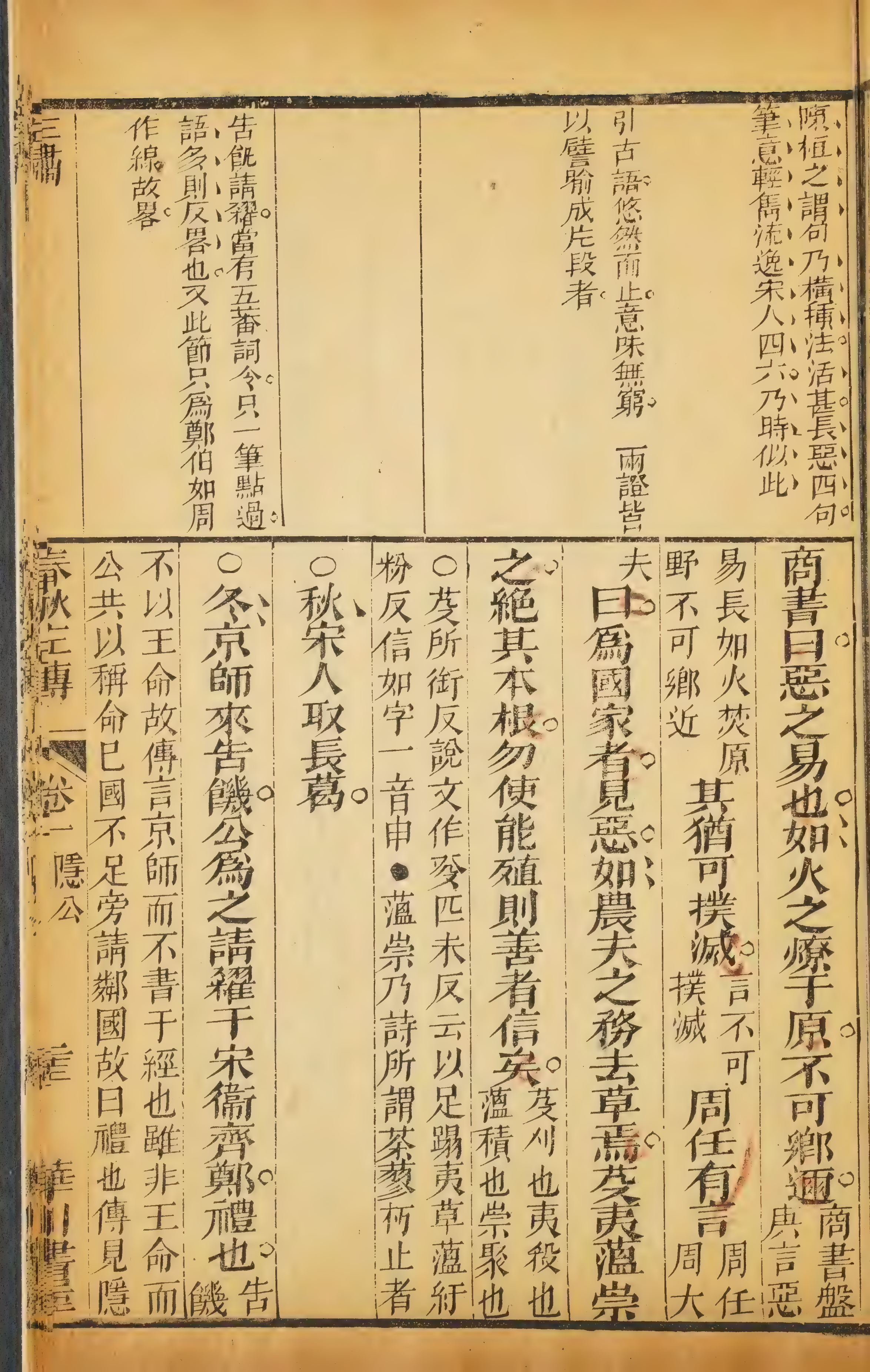
此篇乃倒叙法前叙後斷斷語平對起倒串收將善不可失陪惡不可長引商書案跟救字只說惡之易長引周任方言不長惡之法而末以善者信矣繳應善不可失作掉尾前整後散章法極固去惡爲主善字却承親仁國寶說落故結仍抱轉否則賓語竟落空矣此語脈之細也

記其闕他皆放此前年桓王立此侯之子于翼故不得復入翼別居鄂○林既有哀侯在翼遂以鄂侯別其號

○夏盟于艾始平于齊也。春秋前魯與齊不平今乃棄惡結好故言始平于齊

與敗狄丞桑箱同○一追叙而順逆迴別

○五月庚申鄭伯侵陳大獲往歲鄭伯請成于陳成猶平也陳侯不許五父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君其許鄭五父陳公子佗陳侯曰宋衛實難可畏難也鄭何能爲遂不許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其陳桓公之謂乎長惡不悛從自及也悛止也從隨也○悛七全反雖欲救之其將能乎



陳桓之謂句乃橫插法活甚長惡四句筆意輕雋流逸宋人四六乃時似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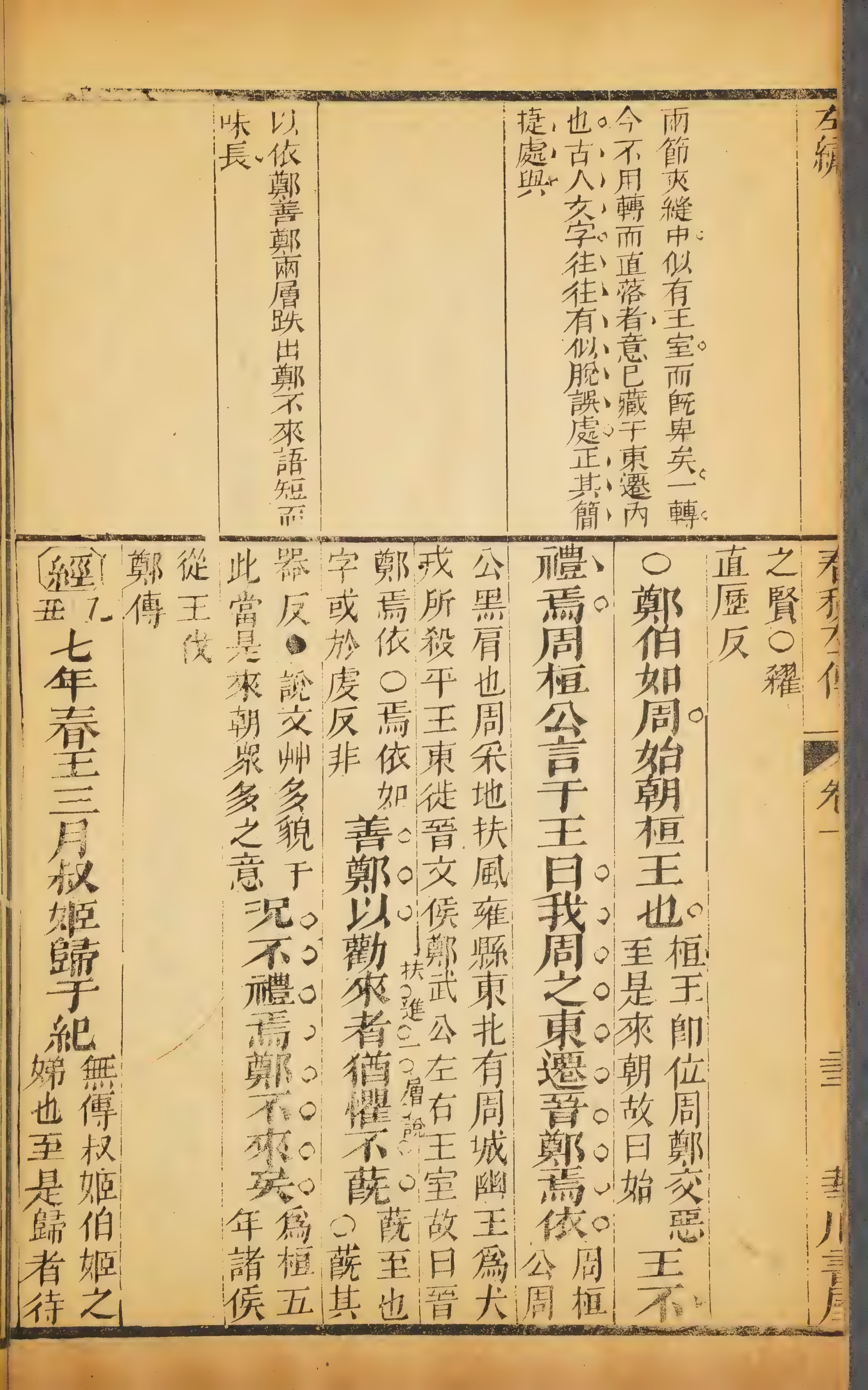
引古語悠然而止意味無窮　兩證皆以譬喻成片段者

告飢請糴當有五番詞令只一筆點過語多則反畧也又此節只爲鄭伯如周作線故畧

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商書盤庚言惡易長如火焚原野不可鄉近其猶可撲滅言不可撲滅周任有言周任周大夫曰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薀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芟刈也夷殺也薀積也崇聚也○芟所銜反說文作癹四末反云以足蹋夷草薀紆粉反信如字一音申●薀崇乃詩所謂荼蓼朽止者

○秋宋人取長葛

○冬京師來告饑公爲之請糴于宋衛齊鄭禮也告饑不以王命故傳言京師而不書于經也雖非王命而公共以稱命已國不足旁請鄰國故曰禮也傳見隱



兩節夾縫中似有王室而既卑矣一轉今不用轉而直落者意已藏于東遷內也古人文字往往有似脫誤處正其簡捷處與

以依鄭善鄭兩層跌出鄭不來語短而味長

之賢○糴直歷反

○鄭伯如周始朝桓王也 桓王即位周鄭交惡至是來朝故曰始 王不禮焉周桓公言于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 周桓公周公黑肩也周采地扶風雍縣東北有周城幽王為犬戎所殺平王東徙晉文侯鄭武公左右王室故曰晉鄭焉依○焉依如字或於虔反非 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蔇 蔇至也○蔇其器反●說文艸多貌于此當是來朝衆多之意 況不禮焉鄭不來矣 為桓五年諸侯從王伐鄭傳

經 乙丑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無傳叔姬伯姬之娣也至是歸者待

告終稱嗣繼好息民本有四意卒分則板也字一拖以字一接筆法鬆活可喜

年于父母國不與嫡俱行故書○**滕侯卒** 傳例曰不書名未同盟也滕國在沛國公丘縣東南○沛音貝●公卒宣公立

○**夏城中丘** 城例在莊二十九年中丘在瑯邪臨沂縣東北○林魯邑此書城之始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諸聘皆使卿執玉帛以相存問例在襄九年○林此齊聘魯之始

○**秋公伐邾** 林此伐邾之始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凡伯周卿士凡國伯爵也汲郡共縣東南有凡城戎鳴鐘鼓以伐天子之使見夷狄强虣不書凡伯敗者單使無衆非戰陳也但言以歸非執也楚丘衛地在濟陰成武縣西南○虣蒲報反林此周聘之始亦戎患之始凡伯家父皆大雅之舊人

傳**七年春滕侯卒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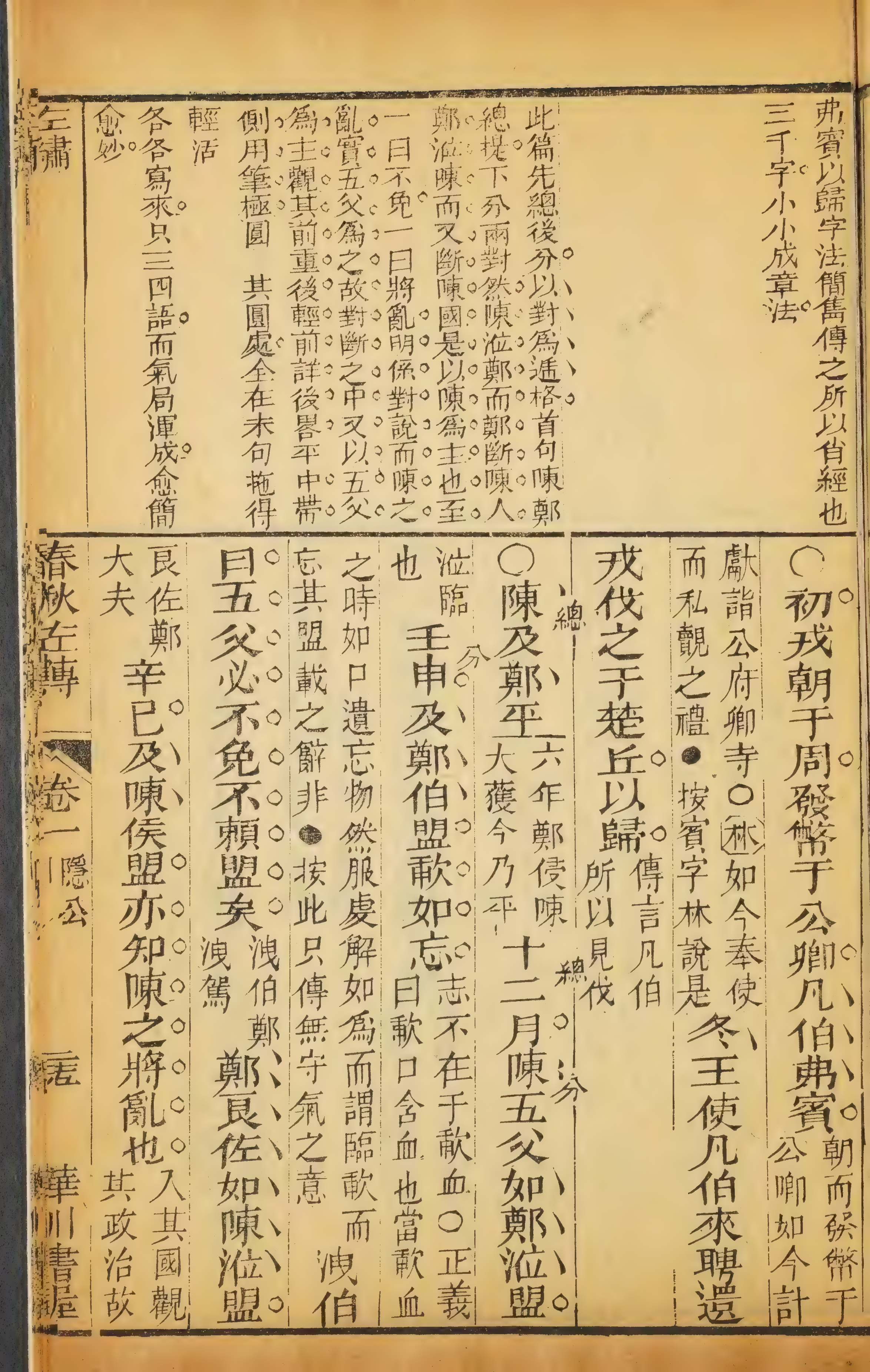
尋盟者恐其忘結盟者恐其散敗已盟以狥人盟悖亦甚矣

是稱名故薨則赴以名盟以名告神故薨亦以名告同盟告終稱嗣也以繼好息民告亡者之終稱嗣位之主嗣位之主當奉而不忘故曰繼好好同則和親故曰息民謂之禮經此言凡例乃周公所制禮經也十一年不告之例又曰不書于策明禮經皆當書于策仲尼脩春秋皆承策爲經丘明之傳愽采衆記故始開凡例特顯此二句他皆放此

○夏城中丘書不時也

○齊侯使夷仲年來聘結艾之盟也艾盟在六年

○秋宋及鄭平七月庚申盟于宿公伐邾爲宋討也公距宋而更與鄭平欲以鄭爲援今鄭復與宋盟故懼而伐邾欲以求宋故曰爲宋討



弗賓以歸字法簡雋傳之所以省經也
三千字小小成章法

此篇先總後分以對為遥格首句陳鄭總提下分兩對然陳泄鄭而鄭斷陳人鄭泄陳而又斷陳國是以陳為主也至一曰不免一曰將亂明係對說而陳之亂實五父為之故對斷之中又以五父為主觀其前重後輕前詳後畧平中帶側用筆極圓　其圓處全在末句拖得輕活

各各寫來只三四語而氣局渾成愈簡愈妙

○初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朝而發幣于公卿如今計獻諸公府卿寺○疏如今奉使而私覿之禮●按賓字林說是）冬王使凡伯來聘還戎伐之于楚丘以歸（傳言凡伯所以見伐）總

○陳及鄭平（六年鄭侵陳大獲今乃平）總　十二月陳五父如鄭涖盟（涖臨也）分　壬申及鄭伯盟歃如忘（志不在于歃血○正義曰歃口含血也當歃血之時如口遺忘物然服虔解如為而謂臨歃而忘其盟載之辭非●按此只傳無守氣之意）洩伯曰五父必不免不賴盟矣（洩伯鄭洩駕）鄭良佐如陳涖盟（良佐鄭大夫）辛巳及陳侯盟亦知陳之將亂也（入其國觀其政治故

總言之也皆爲桓五年六年陳亂蔡人殺陳佗傳勢利其實忽何能爲

○鄭公子忽在王所故陳侯請妻之以忽有王寵故鄭伯許之。乃成昏。爲鄭忽失齊昏援以至出奔傳

經丙寅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垂衛地濟陰句陽縣東北有垂亭○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宛鄭大夫不書氏未賜族祊鄭祀泰山之邑在琅邪費縣東南庚寅我入祊桓元年乃卒易祊田知此入祊未肯受而有之○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無傳襄六年傳曰杞桓公卒始赴以名同盟故也諸侯同盟稱名者非唯見在位二君也嘗與其父同盟則亦以名赴其子亦所以繼好也蔡未與隱盟蓋春秋前與惠公盟故赴

以名○(林)宣公
卒桓侯封人立 ○辛亥宿男卒 無傳元年宋會大夫
盟于宿宿與盟也晉
荀偃禱河稱齊晉君名然後自稱名知雖大夫出盟
亦當先稱己君之名以啓神明故薨皆從身盟之例
當告以名也傳例曰赴以名則亦書之不然則否辟
不敏也今宿赴不以名故亦不書名諸例或發于始
事或發于後者因宜有所異同亦或
丘明所得記注本末不能皆備故 ○秋七月庚午
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齊侯尊宋使主會故宋公
序齊上瓦屋周地○(林)此
參盟之始也有參
盟然後有主盟 ○八月葬蔡宣公 無傳三月
而葬速 ○九
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莒人微者不嫌敵公侯
故直稱公例在僖二十
九年浮來紀邑東莞縣北有邳鄉邳鄉西有公來山
號曰邳來間○邳蒲悲反(林)此好莒之始吾君特會

重一請字見其殷勤之意此年交如醴者

鄭可不祀泰山魯何故不祀周公此以無用易有用也若非貪許胡爲是汲汲也哉

外大夫始此 ○螟 無傳爲災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卒而後賜族故不書氏

傳八年春齊侯將平宋衛 平宋衛于鄭 有會期宋公以幣請于衛請先相見 宋敬齊命 衛侯許之故遇于犬丘 犬丘垂也地有兩名

○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 許多婉款

○单爲此耳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 成王營王城有遷都之志故賜周公許田以爲魯國朝宿之邑後世因而立周公別廟焉鄭桓公周宣王之母弟封鄭有助祭泰山

不曰周以號公爲卿士而曰始作卿士于周分明于寤生爲眼中釘也妙筆

前叙後斷先配後祖句特立一案以束爲提此亦以中間貫兩頭法

如陳入鄭所謂先配後祖也橫插送女句于中則先配後祖便向鍼子目中看出一宗成案令下斷語有根叙法入妙

不爲夫婦貼先配誣其祖矣貼後祖非禮也承誣其祖矣作斷何以能育承不爲夫婦又轉一層四句只兩意而一順一逆不板不直

齊僖小霸當在此等處然卒字寫出勉

湯沐之邑在祊鄭以天子不能復巡狩故欲以祊易許田各從本國所近之宜恐魯國以周公別廟爲疑故云已廢泰山之祀而欲爲魯祀周公孫辭以有求也許田近許之田

○夏號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 ○周人于此遂畀之政

○四月甲辰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嬀辛亥以嬀氏歸 時自周如陳 甲寅入于鄭陳鍼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鍼子曰是不 簡持 爲夫婦誣其祖矣非禮也何以能育 鍼子陳大夫禮逆婦必先告祖廟而後行故楚公子圍稱告莊共之廟鄭忽先逆婦而後告廟故曰先配而後祖○鍼其廉反

○齊人卒平宋衛于鄭秋會于溫盟于瓦屋以釋東

强已伏後事之根

寤生是當時一極有作用人

只三四語凡用三君字一寡君爲綫索此等處執着近乎穿鑿其實作者于整

門之役禮也會溫不書不以告也定國息民故曰禮也平宋衛二國忿鄭之謀鄭不與盟故不書

〇八月丙戌鄭伯以齊人朝王禮也言鄭伯不以號公得政而背王故禮之齊稱人畧從國辭上有七月庚午下有九月辛卯則八月不得有丙戌〇㭁鄭莊因齊僖在周地故以齊朝王得事上之禮

〇公及莒人盟于浮來以成紀好也二年紀莒盟于密爲魯故今公尋之故曰以成紀好

〇冬齊侯使來告成三國齊侯冬來告稱秋和三國公使衆仲對

調有整法于散調又有散法法雖不同其聯絡片段則一也否聯絡片段而但以亂頭粗服爲古文鮮不爲㵾屋散錢者耳

此篇純用陪法起以請謚陪問族中以天子陪諸侯以賜姓陪命氏以胙土官邑陪以字爲氏一絡陪襯跌出結句筆力絕佳

天子段以氏字止諸侯段卽以氏字起一倒一順接駁而調變

以字爲氏一篇之主妙在安放中間前後各以兩項件說亦常山率然勢也

曰君釋三國之圖以鳩其民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敢不承受君之明德鳩集也

○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立有德以爲諸侯因生以賜姓因其所由生以賜姓謂若舜由嬀汭故陳爲嬀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報之以土而命氏曰陳諸侯以字諸侯位卑不得賜姓故其臣因氏其王父字爲謚因以爲族○或便卽先人之謚稱以爲族●

補正陸氏曰按鄭康成駁許叔重五經異義引此傳文云諸侯以字爲氏今作謚者傳寫誤也朱子曰以字爲氏如鄭之國氏本子國之後駟氏本子駟之後下云公命以字爲展氏是也●按正義主以謚爲族

孫執升曰衆仲傳物可方鄭僑但子產典而腴衆仲典而質文章氣運始樸終文賢者亦各以其時殊矣

之說謂如衛齊惡宋戴惡之類存參

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

謂取其舊官舊邑之稱以爲族皆稟之時君〇〔補〕世世居其官而有功者則以其官爲族若晉士氏中行氏之類或以所封之邑若趙氏韓氏魏氏之類

公命以字爲展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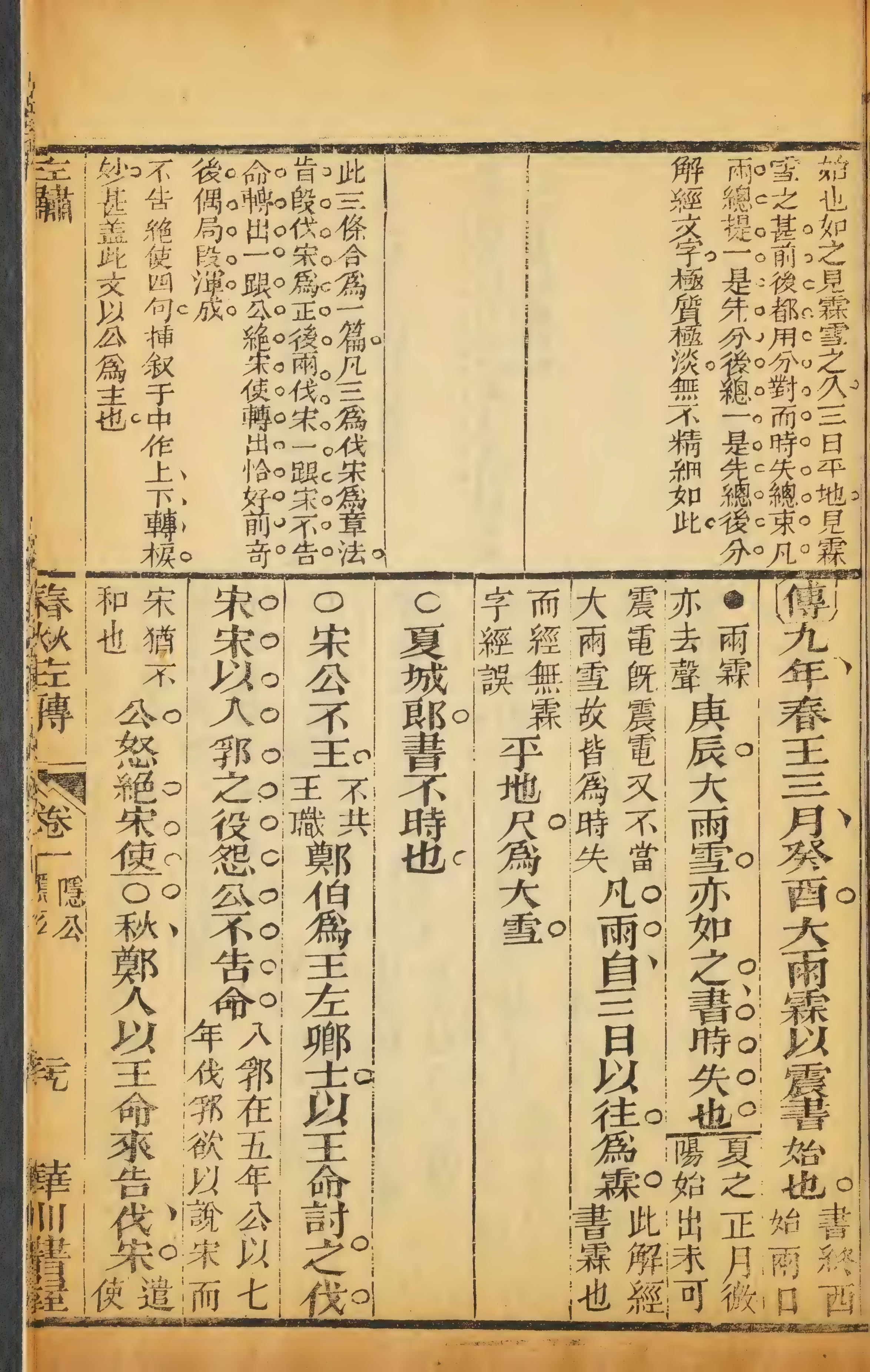
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氏無駭公子展之孫故爲展氏

〔經〕丁卯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無傳南季天子大夫也南氏季字也〇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三月今正月〇雨雪于付反〇

挾卒　無傳挾魯大夫未賜族〇挾音協

〇夏城郎〇秋七月〇冬公會齊侯于防　防魯地在琅邪華縣東南



始也如之見霖雪之久三日平地見霖雪之甚前後都用分對而時失總束凡兩總提一是先分後總一是先總後分解經文字極質極淡無不精細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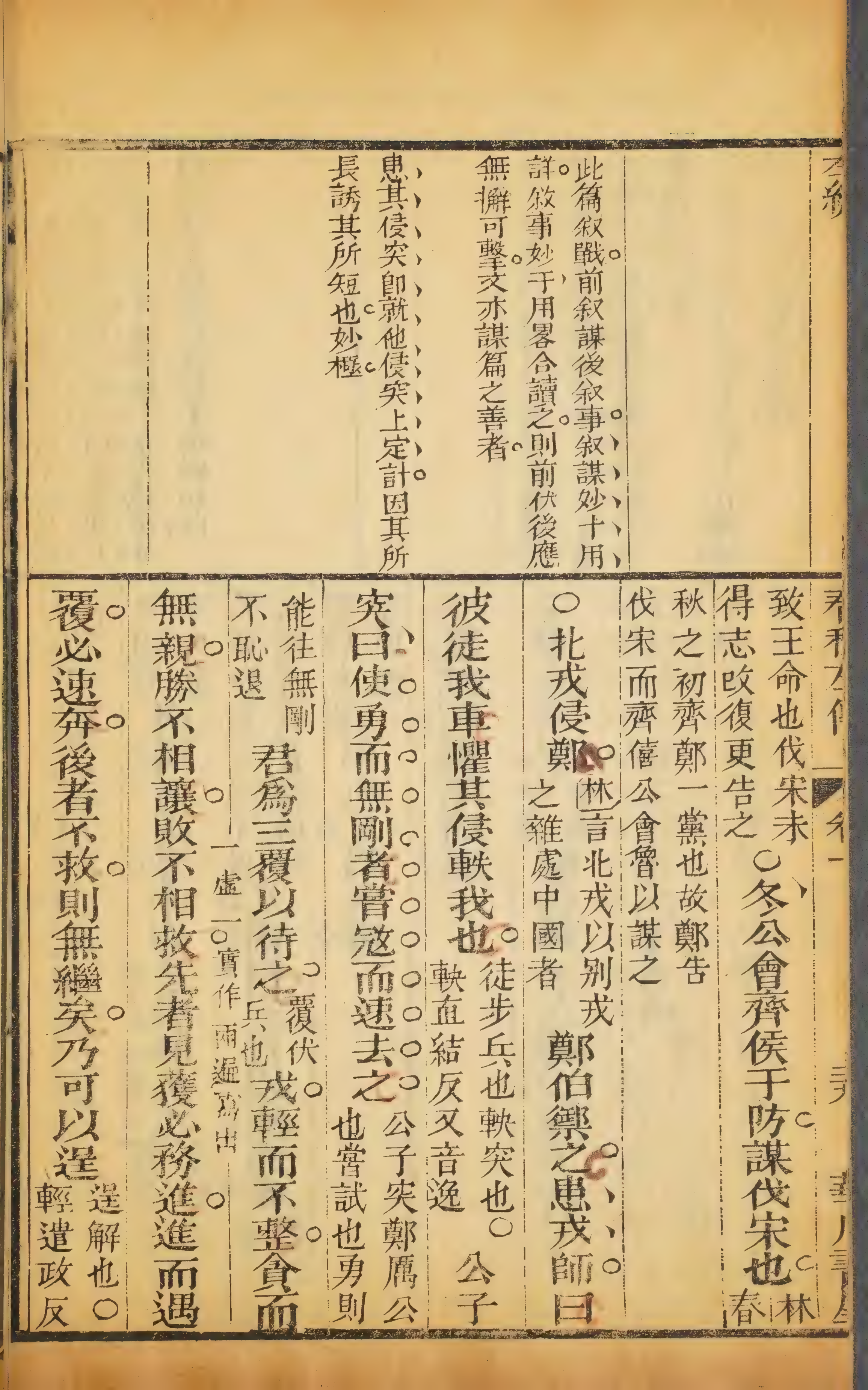
此三條合爲一篇凡三爲伐宋爲章法皆段伐宋爲正後兩伐宋一跟宋不告命轉出一跟公絕宋使轉出恰好前奇後偶局段渾成不告絕使四句插叙于中作上下轉棙妙甚蓋此文以公爲主也

傳九年春王三月癸酉大雨霖以震書始也（書終酉始兩日）

（●雨霖亦去聲）庚辰大雨雪亦如之書時失也（夏之正月微陽始出未可震電既震電又不當大雨雪故皆爲時失）凡雨自三日以往爲霖（此解經書霖也）平地尺爲大雪（而經無霖字經誤）

○夏城郎書不時也

○宋公不王（不共王職）鄭伯爲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宋以入郛之役怨公不告命（入郛在五年公以七年伐邾欲以說宋而宋猶不和也）公怒絕宋使○秋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遣使）



此篇叙戰前叙謀後叙事叙謀妙十用詳叙事妙于用畧合讀之則前伏後應無擗可擊文亦謀篇之善者

患其侵突即就他侵突上定計因其所長誘其所短也妙極

致王命也伐宋未得志改復更告之

○冬公會齊侯于防謀伐宋也 ○林 春秋之初齊鄭一黨也故鄭告伐宋而齊僖公會魯以謀之

○北戎侵鄭 林 言北戎以別戎之雜處中國者

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 ○徒步兵也軼突也 ○軼直結反又音逸

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 公子突鄭厲公也嘗試也勇則能往無剛不恥退

君為三覆以待之 覆伏兵也 一虛一○實作兩遲爲出

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 逞解也 ○輕遣政反

嘗寇句許多層折只二語寫透衷戎師句許多情事又只以一字寫盡凡文字簡者不出奥者不亮兼之者左氏也

凡三寫戎師結應前患戎師一筆

解音蟹或佳買反林逞快也言快志于戎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大夫（于此點出叙得變）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音翳爲三部伏兵祝聃帥勇而無剛者先犯戎而速奔以遇二伏兵至後伏兵起戎還走祝聃反逐之戎前後及中三處受敵故曰衷戎師殪死也○衷丁仲反又音忠殪於計反戎師大奔後駐軍不復繼也十一月甲寅（徐云閑後人倒收法門）鄭人大敗戎師此皆春秋時事雖經無正文所謂必廣記而備言之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他皆放此

〔經〕戊辰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傳言正月會癸丑盟釋例推經傳日月癸丑是正月二十六日知經二月誤○夏翬帥師會齊人

鄭人伐宋公子翬不待公命而貪會二國之君疾其專進故去氏齊鄭以公不至故亦更使微者從之伐宋不言及明翬專行非鄧之謀也及例在宣七年○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齊鄭後期故公獨敗宋師書敗宋未陳也敗例在莊十一年菅宋地○菅古顏反辛未取郜辛巳取防鄭後至得郜防二邑歸功于魯故書取明不用師徒也濟陰城武縣東南有郜城高平昌邑縣西南有西防城○(林)鄭取郜防歸于我不書鄭譏不在鄭晉取濟西汶湯郲田歸于我不書晉譏不在晉也○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三國伐戴鄭伯因其不和伐而取之書伐用師徒也書取克之易也戴國今陳留外黃縣東南有戴城○戴字林音再○正義曰據地理志梁國甾縣故戴國然則戴當從甾

整整四句一筆不換左文盖無不可大都事多而文簡以槩排行之即以不變爲章法矣

聲也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傳 十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癸丑盟于鄧爲師期。尋九年會于防謀伐宋也公既會而盟盟不書非後也盖公還告會而不告盟鄧魯地

○夏五月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言先會明非公本期釋翬之去族

○六月戊申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會不書不告于廟也老桃宋地

六月無戊申戊申五月二十三日日誤

壬戌公敗宋師于菅。庚午鄭師入郜。辛未歸于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于我。壬戌六月

王命遥應前篇又襯一王爵語便濃○

突著此句前無所承蓋上既結宋又當為下文取三師及入郕提綱也不會王命討遺王命本相呼應分作數節者非○

七日庚午十五日庚辰二十五日鄭伯後期而公獨敗宋師故鄭頻獨進兵以入郜防入而不有命魯取之推功上爵讓以自替不有其實故經但書魯取以成鄭志善之也

君子謂鄭莊公于是乎可謂正矣以王命討不庭○下之事上皆成禮于庭中 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體也○勞者叙其勤以答之諸侯相朝逆之以饔餼謂之郊勞魯侯爵尊鄭伯爵卑故言以勞王爵

○承上王命來

○蔡人衛人郕人不會王命不伐宋也○林蓋九年鄭以王命來告伐宋想皆告于諸侯故日不會王命

賓

○秋七月庚寅鄭師入郊猶在郊○鄭師還駐兵于遠郊 宋人衛人入鄭○宋衛奇兵乘虛入鄭 蔡人從之伐戴○從宋

從之伐戴略經所詳取三師焉詳經所
略可得剪裁法

前正寫其事三項各開說後補註其故
三項一串說又可得復敘法

衛伐戴也 八月壬戌鄭伯圍戴癸亥克之取三師焉 三國之軍在戴故鄭伯合圍之師者軍旅之通稱 宋衛既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伐戴乃名之 蔡人怒故不和而敗 言鄭取之易也○(林)蔡怒宋衛不同其伐鄭之功故不和以至于敗 ○九月戊寅鄭伯入宋 報入鄭也九月無戊寅戊寅八月二十四日 ○冬齊人鄭人入郕討違王命也

(經)己巳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諸侯相朝例在文十五年○(林)此諸侯朝魯之始亦旅見之始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時來郲也滎陽縣東有釐城鄭地也○釐音來又力之反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與謀

此左氏開手第一則辭令文字看其字
字活主腦在宗盟二句然直說便覺唐
突妙在前後許多襯托君與滕君先平
放一筆辱在寡人下且頓住口另扯一
話頭作開科妙甚異姓爲後已明說破
又縮在口忽將對面翻轉一看說得心
平氣和雋妙豈有兩也　寡人若君若
兩路往復竟亮而舌鬆國策活計盡在
些子耳

按圻義云魯與滕薛同爲諸侯有世相
朝之禮若徑把周王朝禮論定魯廷何
殊帝制故作以朝薛爲詞愚意儕若削

曰及還使許叔居之故不言滅　○冬十有一月壬辰
也許頴川許昌縣○還音環
公薨　實弒書薨又不地
者史策所諱也
傳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爭長　總領　薛魯國薛縣　分敘　薛侯曰我
先封　薛祖奚仲夏所　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　卜正卜
封在周之前　官之長
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　○先透一筆
庶姓非周之同姓　●正義
曰周禮王南鄉見諸侯土
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
姓鄭註庶姓無姓者也　公使羽父請于薛侯曰君
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
有禮主則擇之　擇所宜而行之　周之宗盟異姓爲後　盟載書皆先同

薛亦無後于諸任之理此處只是世情語耳御隱隱有一段步段玉徵辭在每讀此文便想到反諸時不知何等謔詠利口絕可愛處正其絕可畏處不可不留意也

此篇首段不連中段末段收應起段自當聯作一篇讀　末段併附中段于君子兩斷似屬矛盾然鄭莊有禮不過因其詞令處置一端之善而稱之非眞許其知禮也觀子詛射之詐則行不掩言矣得後文一抑併前文一揚亦屬子虛左氏固不爲鄭伯所瞞亦不宜瞞我後人也正以併讀乃得之耳

姓例在定四年 唐云已輕輕遞過不敢與同姓齒大字矣巧 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 齒列也 君若辱貺寡人則願以滕君爲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 甚無一語鈍置應

○夏公會鄭伯于郲謀伐許也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于大宮 大宮鄭祖廟 公孫閼與潁考叔爭車 公孫閼鄭大夫○閼於葛反 潁考叔挾輈以走 輈車轅也 子都拔棘以逐之 子都公孫閼棘戟也●閼疑即詩所謂不見子都者 及大逵弗及子都怒 逵道方九軌也○爾雅九達謂之逵 ○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于許 傅于許城下○傅音附 潁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

扳蝥逐之自下射之周麾亟登寫得衆耳衆目爲末段伏筆

以許讓公乃與鄭人齊僖亦明知寤生貪許故作騰挪寫來絕倒　又有此一曲乃鄭莊之所以不遽然有許者也莫作閒文讀

鄭莊貪許大旨只在不唯鄭國之爲亦聊以固吾圉也兩句卻不直說開口先說許多謙虛冠冕話頭次又從設後說許多籠絡謙虛話頭及至說出本意又不暢發只一點便住重又與自家人說

蝥弧旗名　子都自下射之顛。顛隊　瑕叔盈又以蝥 蝥亾侯反 弧登 瑕叔盈鄭大夫 周麾而呼曰君登矣 周徧也麾指也 鄭師畢登

寫得紙上奕奕　俞云疊數登字史公之

祖　寤生喫

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 奔不書兵亂遁逃未知所在 齊侯以許讓公。驚 公曰君謂許不共 不共職貢 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 兩使字寫 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許叔許莊公之弟東偏東鄙也 曰天 出胸有成竹 禍許國。鬼神實不逞于許君。而假手于我寡人。借手于我 已而出看他連忪頓住得妙 寡德之人 以討許 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父兄同姓 兼指魯故註云同姓 羣臣共給

上許多不慊意處通篇總不使一直筆子事則如縱如擒于文則半吞半吐好人之雄詞令之雋

通篇分兩截讀上截安置許叔下截囑付公孫上截又分兩層前一層是半推後一層是半受都用雙調作態而單句起單句煞中以單句作轉捩下截亦有兩對不惟許國云云于本段自爲起訖能與許爭云云又合兩截爲起訖章法極圓足也

東偏西偏分明兩對而詳略變化處處兩意往復兩寡人兩不能兩無兩我鄭國兩而既矣皆雙調也而抑揚開合使人不覺前以兩乎字起調中間複一乎字末又複一乎字便令章法迭遞呼應是左氏極有結構之文　看四乎字句

億安也○億於力反　其敢以許自爲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于四方　弟共叔段也餬鬻也段出奔在元年○餬說文云寄食也鬻本又作粥　其況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先插一筆令上下一片　吾將使獲也佐吾子　獲鄭大夫公孫獲　若寡人得沒于地　以壽終　句一氣讀○　天其以禮悔禍于許　言天加禮于許而悔禍之　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　無寧寧也茲此也復扶又反又音服　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昏媾　謁告也婦之父曰昏重昏曰媾　○對下況能○　其能降以相從也　降降心也　數句亦一氣讀　無滋他族實偪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

中句何安一許字亦明告後人以作法矣

一二父兄先安頓魯侯一筆以魯侯不愛而見讓且感且慚也寡人有弟恐怕別人批點反先說破亦暗誇克鄭手段且向許叔十分討好做情也

無寧茲許公與無滋他族對看言寧如此弗如彼作開合使自明林註將無寧茲三字讀斷見奉許叔說非

他族實逼云云可見齊魯固不得而染指也字字有稜亦便暗應起手一段間文矣

前云得沒後云我死分明我一日在一目不容許轉縮也此言外微意前人論之甚詳　始終中三提天字爲眼目兩不能兩況能兩其能爲線索錯綜入妙

孫其覆亾之不暇而況能禋祀許乎絜齊以享謂之禋祀謂許山川之祀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爲亦聊以固吾圉也圉邊垂也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寘于許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于此此今河南新鄭舊鄭在京兆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鄭亦周之子孫夫許大岳之胤也大岳神農之後堯四岳也胤繼也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君子謂鄭莊公于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而伐之

俞寧世曰凌弱暴寡之謀變作存亾繼絶之義辭命款曲情致纒綿真似有至誠惻怛之意後人得其妙者惟曹操自叙令耳

明是要子都之姦爲此掩耳盗鈴之計耳看此君只是一個假

總稱他有禮卽刻便訊其失政刑讀者須得其抑揚之妙

此節前案後斷讀前文似乎以多易少讀後文卻是以無易有着筆不多使人

服而舍之也 刑法 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 我死乃亟去之無累後人○量音良 可謂知禮矣○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雞以詛射潁考叔者 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行行亦卒之行列疾射潁考叔者故令卒及行閒皆詛之○豭音加詛側慮反●補正曰佯爲不知而使軍士詛之 君子謂鄭莊公失政刑矣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無德政又無威刑是以及邪 大臣不睦又不能用刑于邪人 邪而詛之將何益矣

○王取鄔劉 二邑在河南緱氏縣西南有鄔聚西北有劉亭○緱古侯反一音苦候反 蔿

絕倒

四邑安在田字之上十二邑安在田字之下一是何中一是何尾兩鄭字又恰作中間交接只兩語而順逆長短筆法變化可喜　連綴十二邑作一句而不覺其累墜筆力橫絕人

邘之田于鄭　為邘鄭二邑　○為尤委反　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　蘇忿生周武王司寇蘇公也　溫　○今溫縣　原　○在沁水縣西　絺　○在野王縣西南　樊　○一名陽樊野王縣西南有陽城　隰郕　○在懷縣西南　欑茅　○在修武縣北　○欑才官反　向　○軹縣西有地名向上　盟　○今盟津　○盟音孟　州　○今州縣　陘　○闕　○陘音刑　隤　○在修武縣北　○隤徒回反　懷　○今懷縣凡十二邑皆蘇忿生之田欑茅隤屬汲郡餘皆屬河內　君子是以知桓王之失鄭也恕而行之德之則也禮之經也已弗能有而以與人人之不至不亦宜乎　寫出不恕　蘇氏叛王十二邑王所不能有爲桓五年從王伐鄭張本

連寫五不字而總之曰五不韙老而辣前兩篇連用君子謂文法此兩篇連用君子是以知文法行文亦各有一時筆氣也。

以不告不書爲主然第一層似乎平說第二層亦尚渾說讀至雖及一轉方見側筆連上平說渾說都是側注神理矣妙筆　三層由平而側有多少脫卸手法在。

○鄭息有違言（以言語相違恨）息侯伐鄭鄭伯與戰于竟息師大敗而還（已大敗矣。）（息國汝南新息縣○竟通作境息一本作郞）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亾也不度德（鄭莊賢）不量力（息國弱）不親親（鄭息同姓之國）不徵辭不察有罪（言語相恨當明徵其辭以審曲直不宜輕鬬）犯五不韙而以伐人其喪師也不亦宜乎（韙是也○韙韋鬼反）

（其端甚小。見不必大出師而）

○冬十月鄭伯以虢師伐宋壬戌大敗宋師以報其入鄭也（入鄭在十年）宋不告命故不書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命者國之大事政令也承其告辭史乃書之于策若所傳聞行言非將君命則）

（入郛之怨猶未忘耶）（主）（賓）

此篇是原叙法第一段叙羽父所以弒公之故第二段叙公所以弒于蔿氏之故曲折淸晰及叙正事御只以一筆收拾通篇簡潔之極也　兩段以第一段爲主　經不書弒傳特詳之此例所謂錯經以合異也以羽父爲主故通篇羽父起羽父結

左傳最多事言夾寫法一面做一面說此文使營菟裘兩句是也

羽父之弒罪歸于桓不必言其實隱亦

記在簡牘而已不得記于典策此蓋周禮之舊制　師出臧否亦如之　臧否謂善惡得失也滅而告敗勝而告克此皆互言　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于策　不須兩告乃書○否音鄙又方九反

○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　○大宰官名●正義曰曾以司馬司徒司空爲三卿而無大宰羽父名見于經是已爲卿復求太宰欲令特置此官以榮已耳以後更無大宰蓋終不立　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　○爲○于僞反○授桓位　使營菟裘吾將老焉　菟裘魯邑在泰山梁父縣南不欲復居魯朝故別營外邑○菟兔都反　羽父懼反譖公于桓公而請弒之公之爲公子也與鄭人戰

有以取之生桓公而惠給亳桓節以惠亳之年生亦已插國十一年矣猶不授之而老而曰吾將吾將吾將云者戀棧而未肯遽釋之詞直其口實誑人矣自古蹈仁而死者未有能毫髮無遺憾者也 伐國不問仁人殺桓之言胡爲至于耳哉立誅翬而返國于桓安得有寪氏之禍

于狐壤。止焉。內諱獲故言正狐壤鄭地 鄭人囚諸尹氏。尹氏鄭大夫 賂尹氏而禱于其主鍾巫。主尹氏所主祭 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立鍾巫 干膂 十一月公祭鍾巫。齊于社圃。社圃園名 館于寪氏。館舍也寪氏魯大夫寪于委反 壬辰羽父使賊弒公于寪氏立桓公而討寪氏有死者。欲以弒君之罪加寪氏而復不能王法誅之傳言進退無據

補正曰言非有名位之人益微者耳如司馬昭族成濟之類

不書葬不成喪也。桓弒隱寔立故喪禮不成

春秋經傳卷一

